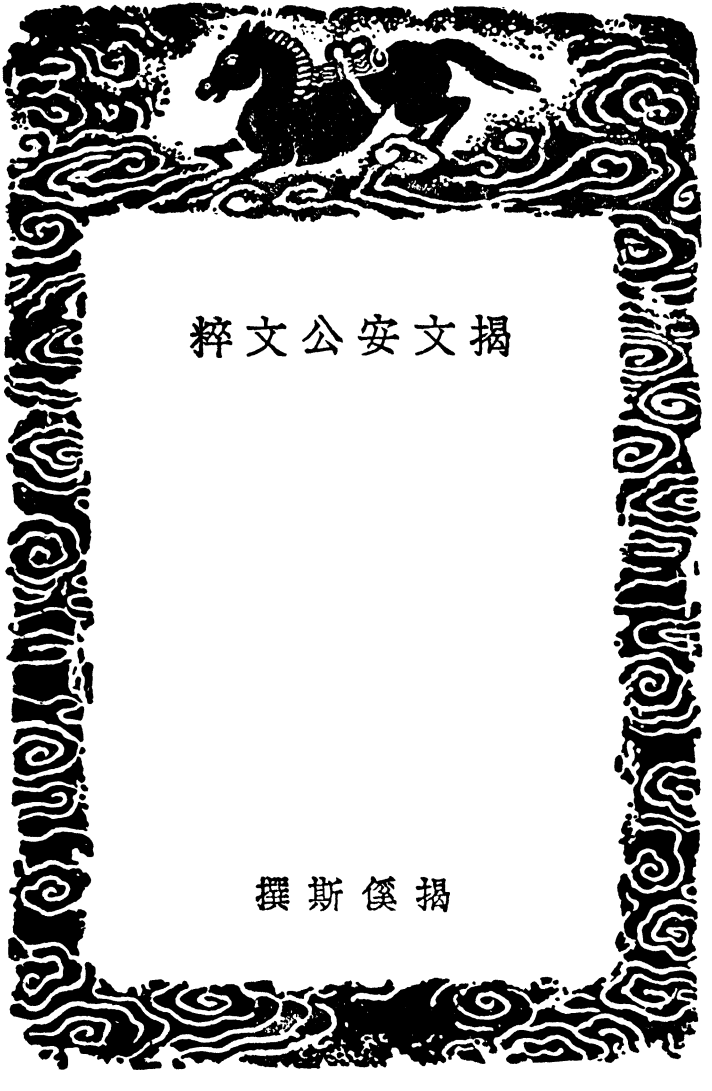
揭文安公文粹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揭文安公文粹

揭傒斯撰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揭文安公文粹目錄

卷一

上李秦公書
與尚書右丞書
答胡汲仲書
城南宴集詩後序
豐水續志序
吳清甯文集序
蕭孚有詩序
孔氏譜序
重修揭氏族譜序
送劉旌德序
通鑑綱目書法序
范先生詩序
書王鼎翁文集序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富州重修學記
全州學記
舒城縣龍眠書院記
涿州孔子廟禮器記
增城三皇廟記
建都水分監記
安福州東嶽廟記
浮雲道院記
撫州靈感廟記
胡氏園趣亭記
楊氏忠節祠記
孝通廟記

卷二

大元勅賜修堰碑

重修濟州會源牖碑
天華萬壽宮碑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宮碑
勅賜漢昭烈帝廟碑
雙節廟碑
吾讀吾書齋銘
孝友堂銘
潭心齋銘
思無邪齋銘
讀書處銘
忍恕堂銘
方寸間銘
幽憂賦
天馬贊
仙茅述

靜虛解
楊楚纖字說
題昔剌使宋圖後
題鄒福詩後
龔先生碑
嚴先生碑
樂邱碑
勅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
趙功可墓誌銘
奔清甫墓誌銘
處士楊君墓誌銘
何先生墓誌銘
靖逸處士熊公墓誌銘
劉先生墓誌銘
劉福墓誌銘

揭文安公文粹卷一

元　揭傒斯撰

上李秦公書

某月吉日豫章揭傒斯謹再拜奉書平章國公閣下夫士志爲上時次之位次之農不以水旱怠其耕商不以寒暑輟其負販故能致千金之產登百穀於場況士之志於道者乎不逢於今必俟於後有其時有其位道行於天下天也無其時無其位道不行於天下亦天也君子無與焉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明不敢計其時與位也因其時求其位以行其道此士之志也而不敢必乎天也士苟志於道生乎今之世可謂得其時矣然猶往往以不得其位爲患其信之不篤而欲必於天者從而爲之言曰上之人不能用夫士且怨且憤嗚呼過矣嘗觀夫用舍之際矣或一人薦之而百人沮之不能使之不用且大明其道於天下或百人舉之而一人抑之卒能而歸至老死而無聞夫一人至寡也百人至多也用舍繫焉而無所容其力非天也耶上之人苟能知其力之所至不能奪天之所與不能畀天之所不與賢者進而用之不賢者退而舍之不置一毫疎戚愛憎薄厚之心於其間惟以國家得人爲務如是而猶有不信乎道上猶有遺才之恨者未之聞也抑又嘗觀士之志立矣道明矣得其時與位矣而不能見知於其君道終莫

原鈔本缺（計二十行零十九字每行二十一字）

踰涯越分而進以貽教王人之譏夫翰林皆極天下之選不

以愚不肖過相薦引。私竊自幸。事苟有集。庶幾由是而至於可爲之地。以自見其平生之所志。萬一不然。亦可藉手以歸曰。吾嘗獲薦於翰林矣。吾嘗獲登李公之門矣。益厲其志。修其道。垂之簡帙。傳之子孫。樂夫天之所以命我者。用之舍之。不敢求必於天也。惟閣下少垂察焉。僕斯恐懼再拜。

與尚書右丞書

僕斯再拜。尚書右丞閣下。僕聞因衆者可以顯立功。忘己者可以廣得賢。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獨立無輔也。森木之林。鳥獸羣聚者。衆材咸濟也。是故自用無朋。專欲無成。得衆者昌。寡助者亡。此賢愚同智。古今一軌者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夫泰之爲卦。君子道長之時也。君子當道長之時。其進猶必引其類。則吉是進而不引其類。雖當泰之時猶凶也。人方安居暇食。若无事於賢。一旦風飛雲會。加之百官之上。立於廟堂之內。以數尺之身。任天下之責。方寸之心。關天下之慮。雖有周孔之智。賁育之勇。未聞能獨成其功也。此僕於閣下不能無情。伏惟閣下聰明彊毅。卓犖宏大。誦聖人之書。法古人之爲政。知王道之本。好賢有虛己之實。生民之所仰望。君子之所依歸。又當天子銳精求治之時。身任鼎鉉之寄。以求治之時。當鼎鉉之地。而生民有仰望之情。君子有依歸之心。誠閣下垂名立功。報國顯親之秋也。然方今進賢用能之當否。在閣下。富民理財之能否。在閣下。斟酌庶務之宜否。在閣下。天子之所屬寄。生民之所責望。在閣下。其任亦甚重。其難矣。夫上有宰相。下有參佐百官。而獨責任於閣下者。以閣下明王道。識治體。知本末之所先後。經權之所異宜也。此春秋所以責備於賢者耳。由今觀之。孰若一上下。齊彼己。旁羅俊乂。

廣覽英賢。因其材而分任之。而坐居其成功。則功可大名可久。福可致而禍可消也。不然。一身且未知何許。況爲朝廷計哉。然鳳凰鸑鷟。非凡木可棲。絕才異能。非常調可致。懸千金之賞。不患无徒。木之人市千里之骨。何憂無絕足之馬。誠能推誠折節。激昂鼓舞。則士必樂爲用。士樂爲用。何功不成。且進賢者非所以市私恩也。將以佐天子理萬民也。忠以出之。信以行之。忠信之人。天必佑之。毋患乎賢之不爲用。但盡其求賢之道而已。牛之肯綮。遙庖丁之刃則解。木之盤錯。遇匠石之斤則離。毋患乎事之難行。但盡其用賢之道而已。然進一君子。則君子之類應。任一小人。則小人之類應。此善敗禍福之由。亦不可不審且愼也。惟閣下察焉。僕斯再拜。

答胡汲仲書

僕斯頓首。汲仲薄公執事。僕斯比猥以陋薄之見。沈浮之辭。瀆冒於執事。意甚悔之。既無及也。連月滯留於外。不得朝夕訪問。不圖閎夭更枉還答。又以俗迫雨坐山疃者連旬。不得上謝。知執事於我何如哉。然賢者之待不肖。不肖之望於賢者。皆不可謂之無意也。苟有忠告。則肝膽相呈。心口相宜。不當蓄嫌。畏挾蒙背。若市井塗路之人也。故復有所祈。不敢默默遂止。以執事好古之敏。信道之篤。知足以知之。勇足以行之。可謂魁傑特達出羣之士。至於商略人物。言論風采。頗若無人。來書有云。爲衆所推謬。當斯文之托。僕竊以爲過矣。夫衰周之世。文武幾墜。孔子以天縱之聖。出爲天下萬世之宗。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其自居者。好學而已。孟子當戰國之時。闢楊墨。排從橫。揭孔氏之道而明之。若掃穢翳。開日月之光。疏百

川益河海之深。及其辯也。曰不得已。今幸與執事居休明之世。吾道光盛。賢士輩出。禮樂非甚崩大壞。際天所覆。莫不順軌。雖有孔孟。猶不當驚然自任。略無辭讓之色。使執事所學之道。所居之世。誠當孔孟之任。必待後世之人推尊而光顯之。不當自道若此。且以執事自處爲何如時哉。今年夏。見青田陸如山。謂執事自許直繼孟子。非知道之士。不能爲是言者。猶或不識執事所言之旨。由今而言。則信有之矣。夫孔孟大聖賢也。當時文之托者。若孔孟可矣。而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每與執事商論。則甚尊信佛老氏。至欲合三氏而爲一。則當斯文之托者。道固應如是邪。此皆甚不可者也。或謂執事有師道而無友道。誠知言哉。傳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之謂也。來書又云。前乎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詩若文而知。後乎千古。亦將由詩若文而知今之道。予讀其言而悲之。自漢以來。繼述之文多。可讀之文少。夫道有本文有體。尊卑小大。長短疎戚。華實正僞。截乎若天地山川之不可相陵。昭乎若日月星辰之不可相踰。離乎若飛潛動植之不可相移。惟適當而已耳。近見執事序黃成性文章。言辭夸大。皆非事實。其所稱舉。皆公卿大臣之事。非學道在下者所宜言。抑亦自任之素。不知其言之過也。且文者古聖賢不得已者之所托也。而今世行道之士。不惟其事尚欲托之此而垂後。不亦甚可悲乎。僕之才不足以知執事。僕之言不足以曉左右。所以聞之父師之訓。有與執事戾者。聊爲僭越申言之。前之言。敢以爲執事之忠。後之言。敢以爲執事之望。尚冀致諸用以教學者。以示來世。則大願也。優柔之教。敢不敬承。聞將就天台之閑。不知何時定行。當於江滸一別。

城南宴集詩後序

京師天下游士之匯其適然覿晤爲千載談者之資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義感或以言求其取友雖岐苟軌於道均可以著簡書而托子孫也城南茲集得朋之義蓋備焉以僕愚戇亦俾在列肴核惟旅酒酣惟旨威儀有數長幼有秩舉盞更屬以親以久比往風後苦勸若懲弛以談諧終歸雅則殘月既墮白露在庭觴酌未闌賦詩斯舉飲者既不知其醉而不飲者若素嗜焉賓既不知其主而主者亦自忘焉居則殊方出乃合轍新知舊好胥然靡間則斯會也不已難乎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昔聞其語今見其眞特未知所以資千載本百世者果安在耳盧山鄭君直卿既序其會集之詳於前余復申其交友之樂於後君子所命不敢廢焉

豐水續志序

王順伯修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邑陞爲富州又二十有五年李君肖翁典鄉校居五年乃輯淳祐以來城池人物時政之蹟及前志所未備者爲續志六卷條敷類攷窮蒐極簡將以垂信方來惟東南物產豫章爲下故班孟堅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蓋自古然矣是書於貢賦之變未嘗不再三深致其意使爲政者少有仁恕必能戚焉有動乎中思復其舊至於政教所施必錄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鄉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君以碩學粹德起文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尊景行育人材無所不用其道猶惓惓是書而豈徒哉後之君子尚求李君之志

吳清甫文集序

廬陵代爲文獻之邦自歐公起而天下爲之歸須溪作而江西爲之變故江漢被文王之化無由犯禮華周感杞妻之哭而變國俗其所感雖殊而人心之變一也須溪沒一十有七年學者復靡然去哀怨而趨和平科舉之利誘之也永新吳清甫以英妙之年際休明之運方策名進士而獨好古文已可謂豪傑之士矣然方今以明經取士所謂程文人皆復乎古以其所好固無害於所求也讀清甫五七言詩已清潤明快古賦已瀏亮純雅記序已宛委有法而予竊有獻焉清甫廬陵人也姑以廬陵言之歐公天下之文也百世之師也宜以爲歸須溪衰世之作也然其評詩數百年之間一人而已獨非子之師乎因二公之盛淩六經之源溯而求之海內之名必歸子矣

蕭孚有詩序

廬陵蕭氏世爲達官爲能臣至臨江從事煥有復以政事稱而其季弟孚有乃以能詩聞夫爲詩與爲政同心欲其平也氣欲其和也情欲其眞也思欲其深也紀綱欲明法度欲齊而溫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孚有之詩韋出也讀韋蘇州詩如單父之琴武城之絃歌不知其政之化而俗之遷也海內之學韋者吾識二人焉涿郡盧處道臨川吳仲谷處道有爵位於朝有聲名在天下其氣完故獨得其深厚而時發以簡齋仲谷隱者也其氣孤故獨得其幽茂疏淡而時振以岑參崔正言今復得孚有焉孚有生文獻之家襲貴富之業而性情溫厚辭氣詳雅故其爲詩周旋俯仰舉相似焉此非獨善學韋也亦居相似而性

相近也。使他日推以爲政。民必有不忍欺者。蕭氏之未艾。於此可卜焉。予聞其師劉君桂翁。亦深造於韋。豈固有所自邪。

孔氏譜序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爲臨江三孔。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爲先聖五十五世孫。繇江西不遠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所未續者。僕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至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況其子孫乎。其爲孔氏子孫亦難矣。故統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爲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爲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爲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爲務。而況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愼之。天歷二年二月丁酉。後學揭傒斯敬書。

重修揭氏族譜序

揭氏稱漢安道侯之後者。我桂陽府君據夾漈通志而言也。盱江之族與我同出。乃祖楚司揭氏汝寧之

族則又祖漢陽信侯三者政未知所定也盱江與豐城之始祖兄弟也今豐城稱始祖爲盱江府君誤矣唐乾甯二年僕射鎭以敗上官逢之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有勞績於袁子孫世居袁於豫章盱江爲近且我始祖府君其名政與僕射類豈其兄弟遭五季之亂遂散處諸郡耶是不可知也然吾先世之雄文盛德在宋由進士而入者科不乏人自足著白於無窮又豈敢重貽拜汾陽之譏大德中族兄允中合諸譜而修之今則以甯兄復續而廣之讀此者油然孝弟之心凄然霜露之感必有不待喻而興者凡我子子孫孫尙敬之哉

送劉旌德序

凡爲進士有謁於予者余必有以告之余亦忝進士之名也至於廬陵劉君粹叟余知已也方擢高科拜新安之命而去余乃未有以告之粹叟亦以憂不果上今再調宣之旌德幸而終不有以告之何也粹叟之所受學皆賢師所與游皆良友所言皆仁義道德之懿所行皆孝弟忠信之實舉於鄉而無忝選於有司而无慚余不及則有之余未有能過之者誠无以告之也然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經學次文藝次政事其法甚詳其道甚備歷廿餘年非不久累七科之士非不多而天下政煩教弛民情壅塞風俗不興上之澤不下流日甚一日其故何哉豈學無賢師游無良友以仁義道德爲虛說以孝弟忠信爲曲行特竊其言以取祿位非有躬行之實歟豈猜賢忌能者尙多懷姦狹詐者益衆附之則安富尊榮違之則貧賤憂辱雖儒者亦委而從之歟抑瑣瑣州縣上迫大府震以不仁之威壓以非理之勢雖欲自竭有所不能雖

能有所不容者歟抑任小者不可以謀大任輕者不可以圖重守一官則治一官居一職則治一職非宰相不足以變天下之化易天下之俗雖更七科柄用者尙寡歟夫何儒者之无益於國也非儒者之無益於國也不能盡儒者之用焉耳今粹衷之爲旌德也有君子之譽挾進士之號居一邑之長寄百里之命得於己者有躬行之實待於人者無越分之望是非聽乎理屈伸由乎道乘飢渴之餘反貪暴之風政教之流必浩浩乎若奔川東注風俗之變必靡靡乎若長風偃草儒者之效若睹之有日矣余何以告之雖然粹衷所治一邑耳由一邑而天下是在天子與宰相能用不能用耳勉哉粹衷無輩乎世之不能知不能容不能用也

通鑑綱目書法序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爲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解者魯史不可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宜莫如朱子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賢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爲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爲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言愈煩而義愈密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有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辭則公羊穀梁其義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

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北方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而書法不得不爲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益友遭宋訖籙閉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文其爲此書凡三十年寸寸而校銖銖而積微辭隱義高見特識既足以啓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余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烏乎後之覽是書者尙求其志哉天歷二年六月十日序

范先生詩序

范先生者諱椁字德機臨江清江人也少家貧力學有文章工詩尤好爲歌行年三十餘辭家北遊賣卜燕市見者皆驚異之相語曰此必非賣卜者已而爲董中丞所知召置館下命諸子弟皆受學焉由是名動京師遂薦爲左衞教授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浦城楊載仲宏蜀郡虞集伯生齊名而余亦與之遊伯生嘗評之曰楊仲宏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如唐臨晉帖以余爲三日新婦而自比漢庭老吏也聞者皆大笑余獨謂范德機詩以爲唐臨晉帖終未逼眞今故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骨崚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馬獨鶴叫羣四顧无人一碧萬里差可彷彿耳晚尤工篆隸吳興趙文敏公曰范德機漢隸我固當避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其居官廉直門不受私謁歷佐海北江西閩海三憲府而棄官養母天下稱之嘗一拜應奉翰林文字而有閩

海之命不果行至順元年年五十九卒其詩道之傳廬陵楊中得其骨郡人傳若金得其神皆有盛名其平生交友之善終始不變者郡人熊輔也楊中將刻其詩命其子繼文請序爲書其始末如此嗚呼若德機者可謂千載士矣楊中字伯允傳若金字與礪熊輔字敬與詩凡若干卷

書王鼎翁文集序

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嘆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爲文章以望其友爲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與師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爲廢數十萬生靈爲無益誠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末之如何況一王鼎翁即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邑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无苟活之心不即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間關顛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覩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必死國必不係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即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含垢忍恥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胡某伯友吾鄉之賢而秀者也好學而篤志嘗謂吾受夫子罔極之恩欲一拜孔林而不獲焉至順三年夏以職事上計京師過任城距曲阜九十里欲往不可得及竣事將還告予曰吾必一至孔林遂所願焉幸有以教我予進而告之曰夫能使我知所以爲人之道而盡心焉者夫子之教也此所謂罔極之恩也服夫子之教盡爲人之道所以報夫罔極之恩也非必造其居里謁其林廟而後爲盡報夫子之道譬之親其生也養之盡其樂其沒也葬之盡其禮祭之盡其誠其服於身也惟父母之訓是承可謂眞孝子矣其養也葬也祭也其服於身也悉反是曰必一造其親之墓而致其哀焉得謂之孝子矣乎其事聖人也亦然非聖人之學不學非聖人之言不言非聖人之行不行其服於身也悉反是而歲必一至孔林而展其禮焉得謂聖人之徒矣乎吾既知所以爲聖人之教所以爲人之道吾盡吾知而行吾所知其報夫子罔極之恩孰大於是舍是人必謂耍譽於鄉黨朋友而已讀聖人之書求聖人之學能思其罔極之恩必求其居里謁其林廟斯過人亦遠矣雖然吾子其勉之秋八月六日揭傒斯序

富州重修學記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爲富州以舍菜禮見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中罔敢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密邇夫子之訓欽承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之國也敢不敬恭朝夕惟夫子之訓是承顧瞻廟學擯陋弗稱曰余之責也會教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議與志合明年

秋大修孔子廟。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概一改作。而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凡爲屋幾七十楹。又刻銅爲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嚴祀事。鑿半池其前。效古頖宮。侯載經載度。是董是勞。吏忘其私。工勸其勤。涉冬徂春。用告厥成。而命僕斯爲之記。在至元二十有三年。陞豐城縣爲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爲之尹。時科舉廢十有三年矣。士失其業。民墮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十里不聞鷄犬聲。陳侯大懼。遂修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爲政。不數月境內大治。知所務也。今科舉既復。亦十有三年。而侯實來。當天下文明。人復其業。猶皇皇焉汲汲焉。以興學校明教化爲先務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兼有天下父師之責者君也。承君之志。行君之化者。宰相與太守也。宰相布於上。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爲之學校以教之。設科以舉之。必使士有恆業。民有恆志。然後聖人之道可明。賢材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爲治。秦能去之。廢之二世而亡。雖然。君子之學。視學校爲隆汙。以科舉爲去就。亦異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學聖人者。在畎畝則行乎畎畝。在魚鹽版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校之教。而科舉之勸哉。然世亦豈能皆伊傅其人。而不爲之教與勸也。此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況上方親御講筵。詳求聖人之治。愚雖不敏。願與學孔子者共勉之。侯廉愼簡正。不爲盛名。而人敬畏之。蓋賢守云。

全州學記

皇元制治舉法。周孔遠徼。絕壤同風。鄒魯一郡一邑。必謹學校以爲教基。在仁宗時。太子太傅府長史郭

侯履治靖五年俗興民和克信其道泰定元年春移貳於全全居湖南九郡之極地小而巖風氣咎窟郡西湘山又稱无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道體葬走萬姓而夫子廟荒圮穿漏曾莫顧者罷輒者以民勞爲解貪墨者以廉薄爲辭講誦不興薦禋無所侯至會闕大守侯總學事教授黃潤以爲請於是侯率僚佐倡於上士民勸於下明年二月卽工前清湘長法黑進拜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陰谷伐石陽厓食功傭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潤繼至朝勸夕勞休威並行及期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先儒及賢守於講堂之左右翼門亭軒陛以次咸舉又闢廟前廢地爲杏壇三成以擬闕里建明堂四楹以館諸公旣告成於廟教授謁告還江西會予廬陵曰郭侯每以不得君記爲恨敢請乃述其事且俾告於有衆昔靖之鄙爲羣獠劫以自附者八百餘家數自請吏吏不能討而王賦之共不敢怠遑及郭侯爲守天子出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夷滅侯以死爭乃去刑書復爲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恪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爲虜而王共不闕故也全之四境盡爲中邦又密邇周元公之里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性豈獨異乎夫殫財盡力以奉無益未必蒙福畊田鑿井以服聖賢之教未必被禍且一絲一粟得以養生送死又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子登於俊選野人免於刑戮果何憚而不爲哉亦教化使之然耳爲民上者曷敢不敬學在郡治之陰鳳凰山之陽宋紹興十三年之所遷也東南諸山秀麗奇詭湘灌灕水合流其下蓋爲一郡之勝云泰定四年八月丁亥記

舒城縣龍眠書院記

治民之道。使民知禮義而已。使民知禮義。先示其所尙而已。民知所尙。則知所嚮方哉。廬州舒城長變理溥化。用湖廣舉首取泰定四年進士第。得茲邑。首理學政。咸用其學。以教道民。民始益知人之所以爲貴。儒之所以爲重。而復知所以養生而送死。居二年曰。民其可教矣乎。於是又治地邑東。得李公伯時龍眠山莊故基。於東禪寺東。舒王祠西。嘗沒於寺者。據山川之會。想昔賢之游處。乃會其祿入。募工度功。作書院以事先聖先師。以爲出治立教之本。不踰時而成。凡殿堂門廡。齋舍庖庫。及李公之祠。爲屋三十有六楹。以其白龍眠之山。端麗奇峻。能出雲雨。膏澤天下。榜之曰龍眠書院。且示不忘李公之故。而邑賢者范鳳瑞。割田二百畝以供祭養。既告成於廟。遂立之師。進諸生而教之。凡民有來觀者。必勸之以學。是時上既撥亂集大命。兵革未息。飢疫未復。郡縣長吏。能以荒政自任。且不足。遑知禮義之教哉。而舒城勸分。則出粟之家惟恐後。民之強暴子弟。一有弗若。則父兄長老切責詬怒。惟恐見絕於長吏。休休焉方日以興學爲事。舒之民。卒無一人攜離轉徙者。長吏豈獨賢民。得其所以生者也。舒著於春秋。故山有春秋之山。水有舒水。始入於隨。後幷於楚。其民勇而好義。非獨舒爲然。楚之地皆然。故楚常爲強國。最後宋室南遷。賴其民蔽遮江淮凡二百年。然當時民雖欲爲學。其可得乎。自國家有宋。民不知兵者五十餘載。又有好文之君繼出。而學校之教鬱而不興。仁義之政尼而不行。養生者不得盡其歡。喪死者不能窮其禮。此非上之過。長吏之責也。今吾君既畀爾以賢長吏。壹以詩書禮義覺爾民。民亦知所尙乎。若曰升其堂。敷其

器。設其牲。齊而行。其典禮如是而已。此事聖人之疏節也。非作書院意也。舒之人尚其勗哉。李公名公麟。邑人。博學好古。舉進士。歷刪定及檢法官。未老致仕。蘇文忠黃文節二公嘗過其山莊。故合祠於堂之北。是役也。建始於天歷三年之春。工畢而改元至順。縣學之明倫堂。亦其所建也。是歲冬十月朔記。

涿州孔子廟禮器記

古者祭器。犧象罍洗。登豆之屬。皆以木。簠簋籩篚之屬。皆以竹。後世懼其速朽也。不能以時易者。範之以銅。取便於有司。而古先聖王之制。僅存其名號焉。惟昔涿州孔子廟器。皆上陶殘缺苫窳。將事者恥焉。觀者議焉。有司莫以異。泰定四年秋。廬陵曹君明則來領教事。始白於有司。馳數千里還廬陵。範銅以易之。及有事於先聖先師。齊肅秩秩。昔之恥者。誠敬之心生焉。昔之議者。慢易之心泯焉。遠邇來觀。俯仰嘆玩。雖非古先聖王之制。有不暇計。於是州太守命范陽令杜肅府而藏之。屬奎章閣授經揭傒斯文而志之。或曰。範金非古也。其亦必有所受矣。胡莫之或改。以徒古也。禮有損益。器亦宜然。況世所寶三代彝鼎罍斝尊卣之屬。皆範銅爲之也。皆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所作。以貽子孫者也。雖不可盡信。然其來固已久矣。謂範銅之非禮。古人亦且爲矣。彼皆欲爲長久計也。皆欲爲法於後世者也。且觚不觚固非觚矣。謂木之觚爲觚。金之觚爲非觚可乎。學至於孔子。可謂知禮矣。然逢掖於魯。章甫於宋。舍麻冕而從純非歟。必以古爲是而今非。則涿之用陶。蓋有虞氏之所上也。以木以竹皆非禮也。而可乎。夫敬者禮之本。器者敬之輿也。嚴其器所以存乎禮也。而恥焉。而議焉。則敬何由生。禮何由行。與故泥乎古者不足以適今。膠乎

器者不足以言禮故記曰禮從宜孫斯曰祭器者所以交於神明者也非飲食之謂也苟知禮之本矣雖從宜可也嗚呼曹君其可謂達於禮乎是器也有司其謹藏而時出之仍刻其目於左方

增城三皇廟記

三皇古無廟唐天寶中始置祀以春秋配以句芒祝融風后力牧五代宋並因之國朝始詔天下郡縣皆立廟以醫者主祠建學置吏設教一視孔子廟學大德三年太常言三皇開天建極創物垂範爲萬世帝王傳道之首今太醫院請以昔帝臣命跗桐君鬼臾區岐伯之屬十大名醫祝孔子十哲配享廟廷是欲以三皇爲醫家專門之禮非禮經宜從唐制中書下禮部議議如太常至大元年中書又以湖廣行省言如太醫院所請配享事下禮部議請以十名醫視孔廟諸大儒列祀兩廡遂著爲令廣州之增城未置廟歲春秋有司設主寄祀叢祠中至順二年秋九月盱江左祥繇翰林從事廣州香山縣尹湖州路經歷以奉議大夫治增城既新孔子廟學於城西沖霄門外之故址而以舊學爲三皇廟學壞橈者易之隘者闢之漫漶缺漏者塗墍而黝堊之自殿堂徂門凡爲屋五十有二楹炳焉煥焉如初建然後三皇之祀始尊醫學之教始行夫以醫家專祠三皇非古制然猶足以見國家尊古聖仁賢重民命如此有司知守國家常制修其祭禮嚴其教道竭其所職而已他非敢置議醫家既得專祠三皇可謂甚尊寵矣而輒慢其祠事怠其學政不知民命之所以重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其咎大矣凡民牧者可不愼哉左君閩疏平恕所至有善政且知所先務是役也能究其力以贊其成者醫學教諭鄧友益也南雄路儒學教授李顯

以左君之命請記乃爲之書

建都水分監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於東阿之景德鎮掌凡河渠壩牐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泄故爲堨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輓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迤則水疾涸故爲防以節之水溢則繩起懸板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牐皆置吏以司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焉雨潦將降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徒以導閼淤塞崩潰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詹事翰林太醫三院皆能其官且周知河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東阿詔凡河渠之政毋襲故狃私毋沮勢怛威惟宜適從敢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下隨以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侯北自永濟渠南至河東極汶泗之源滯疏決防凡千九百餘所咸底於理退即所署治文書庫冗儉陋吏側立無所爰告於衆曰予承命來此惟恪恭是圖顧以函丈之室制千里之政役徒百工何所受職下走羣吏何所聽令鄉遂之老州邑之長何所稟政荊揚冀兗豫數千里共億之吏何所視事山戎島夷遠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爲禮朝廷重使何所止舍乃會財於庫協謀於吏攻石鳩材爲堂於故署之西偏隅奥廓深周阿崇峻藻繢之麗文不勝質几席之美物不踰軌左庖右庫整密峻完前列吏舍於兩廂次樹洛魏曹濮三役之肆於重門之內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內向有翼有嚴外臨方池長隄隱虹又折而西達於大逵高柳布陰周

垣繚城遐邇縱觀仰愕俯歎其言曰惟侯明愼周敏於公罔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益尊而政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丞相忠武王建議於江表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功於海內一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於茲者鮮不著勤焯勞載於簡書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非樂侈其名以夸其民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誠宜爲而不敢後惟國家一日不可去河渠之利河渠之政一日不可授非其人若侯者其人矣是役也首事於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於至治元年某月日合內外之屋餘八十楹是歲九月朔具官揭傒斯記

安福州東嶽廟記

五嶽自古皆秩祀於天子而東嶽固爲天下宗今郡縣不置廟則以爲闕延祐四年□□安路安福州達魯花赤瞻思丁始建東嶽廟於城東門外之秀嶺知州郭恢臺等協其謀佐吏及州民之樂善者相其財地利材良工肯勸功明年秋廟成重門複殿高廣麗深翼以列祠七十有二象設嚴畏軒陛崇隆上巢飛雲下瞰湍瀨旁引羣山俯視井屋朝陽夕陰如神在東稚耋男女蟻行而上俯伏拜跪如臨父母復伐石爲橋曰秀川而屋其上六楹以達望走刊木爲亭曰一覽以休游觀而命道士姚某守之民大悅又明年秋州人前肇慶路瀟溪書院山長彭德昌請紀於石夫東嶽魯望而廟於茲從民志也民不知善而惟神之依惑也苟政不平歲不成欲事神得乎福善禍淫天有常道事神治民國有常禮禮不可瀆道不可誣靡屈弗至者神無感不通者誠誠神合而福祿降惟君子能之若夫修典常正國俗則國家之事而君子

之心具官揭傒斯記

浮雲道院記

余方縻祿周行進不能有裨於時退不能自訟其過而客有言浮雲道院之事者乃起而四顧茫然自失渺然若天地無所容客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廬陵邑曰永豐是爲歐陽文忠公之鄉吾之里在雞山之陽鷲溪之濱山川深厚草木濃麗其人秀而多壽弦誦之聲溢乎四境畊種之民交乎四野時危代易干戈所不加焉水旱疾疫盜賊所不入焉人無甚富亦無甚貧吾劉氏族居三百有十二年矣環吾里數百家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氏冠昏喪祭必以禮共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殃無高爵重祿之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雖客游四方而心安之泰定四年秋吾歸自河南乃闢園數畝種桑柘三百株枳若橘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山茶又曰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之屬又稱是歲先疇之入雖不足以自給計數年之後葉者實者脂者萌可茹材可器可薪者各效其用則吾春秋之事朝夕之共宗族鄉黨賓客之奉可不具而足矣吾又有兄弟子姪數十人承祖父之訓皆頗知學足爲保家之主天之所以與我者亦既厚矣復何求哉乃築室四楹其中爲藏修之所取孔子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扁曰浮雲道院又爲五言詩二十餘篇書之壁間暇則命子姪歌以爲樂客有愛而和之者不敢辭有錄而傳之者不敢止行藏用舍一聽於天夫聖人之與衆人欲富貴而惡貧賤非甚相遠也而聖人不求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去其所不可必去安其所安樂其所樂從吾所好而已衆人

則不然。必求得所不可必得。必求去其所不可必去。險在前而不顧。危在後而不知。蚤夜以孳孳。死而後已。於是聖人始如天地日月。亘萬古而不可跂及。衆人擾攘。忽而爲虎。忽而爲鼠。忽而爲蟲沙。其去聖人何啻千萬里。吾非敢希聖人。能少異於衆人。無忝於前人。斯亦足矣。乃歌曰。浮雲兮悠悠。忽而逝兮年留。吾安歸兮孔邱。又謌曰。悠悠兮浮雲。來無蹟兮去無垠。吾安歸兮義與仁。歌畢。余請書以爲記。客名鶚。字楚奇。其學以六經爲主。其文以義理爲本。其詩近陶柳之間。其大父蓋壽至三百歲云。天歷二年六月九日。

撫州靈感廟記

臨川西南行九十里。有山巍然而高大。隆然如波濤蔽於一州者。曰連珠之山。有谷焉。蒼峭深窈。若與世隔。谷之口有寺焉。名如其山。南唐昇元中。肉齒和尚曰智通者。嘗居之。入谷數十步。有廟焉。曰靈感之廟。宋慶元四年所賜額也。天歷元年。寺住持如海知事。從善改作大殿五間。丹楹藻井。崇阿飛甍。湧殿壁爲海潮慶雲之狀。仰燭承塵。俯鏡廣庭。自夏徂秋。遂底於成。神享其祀。人樂其功。明年介予女兄之夫陳君用清請予記。按圖志其地初有古杉一株。常聞笙簫之聲。飛繞其上。杉下有泉。人汲而禱之。能蘇旱而愈疾。一日神附童子語。及夢告肉齒和尚曰。我朱森秀才也。兄弟三人。皆隱於此。汝廟祀我。當福汝民。乃伐杉爲三神像。冠服形貌一如所夢者。廟而祀之。揭靈著響。餘二百年。至景定三年。始得封爲淨感淨應淨祐三眞人。余謂神若曰朱者株也。森者杉也。秀才者美木也。兄弟三人者。三乃木之所以生也。蓋木德之

鍾木至仁故爲善不爲惡爲祥不爲咎而能大庇斯民也其茲山之靈也歟山非神不立神非山不留惟茲山與天地無窮茲神亦無窮其必與我元相爲無窮也然非茲殿不足以壯神之居以稱此山敢不敬志其事焉烏乎爾民其益務爲善毋使見棄於神哉天歷三年夏四月朔記

胡氏園趣亭記

豫章胡叔俊以高才碩學隱居進賢官溪之上治迺祖西園築亭其間而游息之以東南方朝陽而夕陰宜木果而樹桃李梨栗南爲正陽之方宜芳蓯而列種海棠松竹者貫歲寒而後凋故以植乎西北中又雜植梅數十株曰梅松竹之友也今皆蔚然爲林矣若菊若牡丹芍藥之屬叢生而可愛皆列於亭之左右以便觀賞合而名其亭曰園趣其出入之途在正東近所居也海棠之西有二池夾道鑿小渠引水經其所居以入於東池渠之上古木參天其先祖所手植也東池之外又爲大池春夏泛溢可以舟楫池之北爲堂八楹以爲子弟講肄之所又北爲堂六楹以館客又北爲重屋六楹以藏累世之書此其園外之事又所以爲成趣之本叔俊治家有法臨事有斷凡公上之共必先之故叫囂之吏不及於門田園山林之務必擇子弟之賢僮僕之良者各受其成以治之故叢脞之政不嬰於懷子孫之教□□必隆禮厚幣聘良師友以訓之而日就月將之功又足以樂其志此外非祭祀賓客慶弔之事不得關說曰坐亭上與園丁野老論農圃之要除其榛穢修其徑術疏其流泉時其灌溉觀其華實之生成閱陰陽之變化以昏夫消息盈虛之理而忘其世慮客至則觴咏嘯歌或風乎松竹之間或綸乎清池之上雲山烟水交錯乎

指顧之間。而園中之趣。雖萬鍾之祿不與易也。是故志定者不遷。理達者不惑。事治則情逸。心曠則境融。雖崇基累榭。奇芳異物之觀。名姬淑媛。哀絃急管之奉。惡足並語哉。叔俊於是不可及矣。其子棣請余記之。爲敍其說。

楊氏忠節祠記

廬陵楊氏作忠節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諸郡。皆望風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執。罵賊死。韓侂胄專國擅兵。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家居。聞之。三日不食死。故合而祠之也。中祀建康通判贈通奉大夫存者何。嘗以直抗蔡京。爲楊氏忠義開先也。別祠廣東經略使長孺吏部郎官孫孑同知崑山州事學文者何。經略仁聲義實。風槩天下。在廣東三歲。祿入七萬緡。盡以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去。吏郎閩通敏惠。奉法循理。爲時良臣。崑山好德尙義。能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割田百畝。以建祠事。皆克紹先烈者也。天下楊氏。皆祖漢太尉震。廬陵之楊。則自蜀徙。蓋太尉之孫。唐國子祭酒膳。從僖宗幸蜀而居眉者之後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卓然有三代之風者。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以古文正天下之宗。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襄胡忠簡以大義折敵國之氣。奮中興之運。當其亡也。文丞相斬首燕市。終三百年火德之祚。爲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於廬陵。何其盛哉。夫卓然可繼三代者宋也。然夏之亡。以桀之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征西怨。無思不服。惟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楊忠襄胡忠簡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亂亡。猶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

相之死豈非有忠襄文節爲之標準乎不然何又出於廬陵也忠襄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六十餘已懸車告老將二十載矣聞一權臣擅國遂至飢死使在文丞相時當何如哉故廬陵若歐陽氏楊氏胡氏文氏人有身致乾淳之治若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也而歐陽氏尤廬陵之元氣乎崑山之子元正請記忠節祠故幷及之嗚呼觀楊氏祠則廬陵多賢之故楊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養士之效亦可見已世好言士無益於國可乎元正亦楊氏之賢子孫也繇太常奉祀爲江西行省屬祠成於大德七年記作於元統二年

孝通廟記

臨江新淦之上游有鎭曰峽江鎭有龍母祠曰孝通之廟古祠在今德慶之悅城鎭峽江受吉贛南安諸水又豪商大賈之所會兩山如束水勢湍悍歲數壞舟楫必有嘗受神賜於嶺海之間而分祠於此以厭水患然不可考矣凡舟楫上下水旱疾疫必禱焉至大二年鎭民唐文壽既倡義以倣其樓延祐改元王友忠復新其殿至元二年丙子之夏余扈從上都廬陵龍立忠始介臨江孔思濟及其郡人李源請志麗牲之石夫作於始封之廟則有唐宋之碑今作於分祠必槩見神之始末俾乞靈者知所本也按唐李景休趙合則碑神爲秦溫氏之媼漁於程溪得巨卵藏於家生七龍五雄二雌從而豢之鱗角既具乃放之江媼日候江次龍恒薦嘉魚於媼若致養焉者始皇帝聞之召媼媼行中流龍挾舟而還媼死鄉人葬之程之左澨絳水之濱後有衰麻而杖哭諸墓且惡其迫潮汐也一夕大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祠之始此自

唐天祐歷末。由永安郡夫人五命爲景靈濟福妃。五龍子皆爵徹侯。二龍女皆夫人。額由永濟改曰通孝。大觀二年所賜也。夫物於天地。莫神於龍。有功於天地。莫大於龍。故其德配乾。爲鱗蟲之長。出入變化。不可測度。嵐非產龍。徒以豢育之恩。生則薦鱗食以養之。死則爲衰麻以喪之。遷宅兆以甯之。學士大夫之子孫。猶有不能。而龍能之。則知忠孝之大節。又莫過於龍也。龍之德其至矣乎。夫龍潛於深淵之中。待時而動。所以感雷電。降雨澤。鼓濤浪。推崖裂石。皆龍之能事也。而謂善覆舟溺人。非龍之心也。有違孝悖忠。賊仁害義。自絕於天者。適與之遭耳。宋之時。吾里有孫先生伯温者。攝象川守部饟襄淮渡巢湖。大風濤幾覆舟。先生朝服拜於舟。龍君出答拜。水上風立止。龍之佑助善人如此。苟爲善。龍有弗佑之者乎。由是觀之。人之遇覆溺者。非龍也。人也。福善禍淫。天之道。求福不回。人之道。天人之際。龍知之矣。嵐以慈致龍之孝。廟食千五百餘載。龍其可誣矣乎。敢書以告乞靈者。至元二年丙子六月甲辰記。後二年己卯。乃求重書刻之右。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志。

揭文安公文粹卷二

大元勅賜修堰碑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於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太守李冰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川蜀以饒。自秦歷千數百年。所過衝薄蕩嚙。大爲民害。有司方治隄防百三十三所。役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千人。其下猶數百人。人七十日。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二日。繙。富屈於貲。貧屈於力。上下交病。會其費。歲不下七萬萬緡。毫髮出於民。十九藏於吏。槩其出入不足以經費。至今上皇帝卽位之明年。僉四川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之處三十有二。餘悉罷之。且召灌川判官張宏計曰。若埜之石。則役可罷。民可蘇。敝可除。胡憚而莫之爲。宏曰。公慮及此。此生民之福。國家之幸。萬世之利也。宏請出私錢。試以小堰。堰成。水暴漲。堰不動。乃具文書會行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郡縣守宰。鄉遂之老。各陳便宜。皆曰便。復禱祠。與神約。昔鑿離堆。以富川蜀。建萬世之利。神之功也。今水失其道。民失其利。吏乘其弊。若此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終也。神克相予。予治神。卽予相。請與神從事。卜之吉。於是徵工發徒。以至元改元十有一月朔。肇事於都江堰。都江卽禹鑿之處。分水之源也。鑿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壖其西南。江南北皆東行。北舊無江。冰鑿以分江水之害。中爲都江堰。少東爲大小釣魚。又東。跨二江爲石門。以節北江之水。又東爲利民臺。臺之東南爲侍郎楊柳三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於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又東

至金馬口。又東過大安橋。入於成都。俗稱大阜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爲虎頭山。爲鬬雞臺。臺有水則。尺爲之畫。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沒其則。則困。乃書深淘灘低作堰六字。其傍爲治水之法。皆冰所爲也。又東爲離堆。又東過凌虛步雲二橋。又東至三石洞。醲爲二渠。其一自上馬騎東流過郫。入于成都。古謂之內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過將軍橋。又北過四石洞。折而東流。過新繁。入于成都。古謂之外江。此冰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東爲駱駝。又東爲碓口。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馬壩。東流至成都。入于南江渠。東行二十餘里。水決其南涯。四十有九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北涯鑿二渠。與楊柳渠合。東行數十里。復與馬壩渠會。而渠始安流。自金馬口之西鑿二渠。合金馬渠。東南入於新津江。罷藍綻黃水千金白水新津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東。爲外應顏上五斗諸堰。外應顏上之水。皆東北流入外江。五斗之水入於馬壩渠。皆內江之支流也。外江東出崇甯。亦爲萬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爲三十六洞。過清白堰。東入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漬其南涯。延袤三里餘。有司因漬以爲堰。堰輒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流而東。罷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使底其功。應期而畢。若成都之九里堤。崇甯之萬工堰、彭之堋口、豐潤、千江、石洞、濟民、羅江、馬腳、諸堰工未及施。而詔亦責長吏。及農隙爲之。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柳外應顏上五斗次之。鹿角、高上、駱駝、碓口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鐵萬六千斤鑄爲大龜。貫以鐵柱。而鎮其源。以捍其浮槎。然後卽工。諸堰皆甃以山石。範鐵以關其中。取桐實之油。刀麻爲

絲和石之灰以苴罅漏潔水潦岸善崩者密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蔓荊櫛比鱗次賴以爲固蓋以數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而導其流以節民力或鑿新渠而殺其勢以益民用遇水之會則爲石門以時啓閉而泄蓄之凡智力所及無不爲也初郡縣及兵官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請獨任郡縣乃以其民分治下流諸堰廣□其增修而大其役民苦之至是復合焉常歲獲水之用僅數月堰輒壞今雖緣渠所置碓磴紡績之處以千萬數四時流轉而無窮其始至都江水深廣莫可測忽有大洲湧出其西南方可數里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石崩石已滿隨取而足所向皆然蜀故多雨自初役至於工畢無雨害故力省而功倍而民不知勞若有相之者亦其忠誠所感如此致使天子賜酒之使相望於道省臺勸功之檄不絕於吏所溉六州十二縣之民咸歌舞焉而下至郡縣上至藩部惡其害己且疾且怨或決三洞之水以灌其次或毀都江之石以害其成撓之百端不拔益固甫越五月大功告成百一恆費民永休享古未有也而吉當普會以監察御史召省臺上其功詔臣僕斯紀之於碑臣聞水先五行食首八政九疇所敘其次可觀矣夫水者衣食之原也然所以爲利亦所以爲害在善道之而已禹平水土猶己溺之后稷播種猶己飢之萬世有稱焉是故爲政不本於農不先於水是謂不知務不知務是謂冥行之臣李冰一鑿離堆民受其賜吉當普才大而德敏憂深而知遠不枉其道不屈其志臨難忘身爲國忘家安於命而勇於義而知所先務故事可立而功可建其在四川若請罷鹽運使司正鹽井之法以去其姦利置安撫使撫四方流寓之民使安其耕鑿及居臺端知無不言言無不合誠國之寶也判官張宏殫智

竭慮終始克相其成雖百折而不悔亦今之賢有司乎是役也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徒三千九百人而蒙石軍居其二千糧爲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萬有奇石之灰以斤計六萬有奇油半之鐵六萬五千麻五千最其功之直物之貲以緡計四萬九千有奇皆出於民之庸積而在官者餘廿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貸於民歲取其息以備祭祀若淘灘修堰之共仍蠲灌之兵民常所徭役以專其堰事嗚呼後之涖此土者尚永鑒於茲勿怠其政隳其事以爲民病以爲國家之憂臣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鑿離堆兮江勢分川蜀饒兮民忘爲秦秦可忘兮國有人何後世兮忘吾民歲伐竹兮壓巖嶅載亂石兮堰江濤堰無功兮民孔勞民孔勞兮天不弔龍伯怒兮江妃笑豈江之爲患兮惟人自厚龍節兮繡衣煒皇皇兮不我遺召龍工兮汝爲汝詎知兮予所期江滔滔兮廣且深黿鼉出沒兮蛟龍喜吟下不可以極兮上若有臨洲潭漫兮江之心吾伐石兮石自摧吾召民兮民子來堰既作兮民無患蓄此豈予之功兮神汝哀神洋洋兮功既畢堰永固兮民安佚川蜀饒兮國之實千萬年兮功不失惟帝之力兮臣之職

重建濟洲會源牐碑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永張侯改作濟州會源牐成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師請文勒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四海辨方物以定貢賦穿河渠以逸漕度乃改任城縣爲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道汶泗以會其源置牐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入於新河埭於臨清地降九

十尺爲牐十六以達於永濟渠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牐十又南入於河北至奉符爲牐一以節泗水東北至於兗州爲牐一以節汶水而會源之牐制於其中歲益久政且弛弊日滋漕度用弗時先皇帝以爲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治東阿始修復舊政誕布新令嚴暴橫之禁杜姦利之門南疏北道靡所甯處明年冬以當代請去弗許行視濟牐峻怒狠悍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渰岌不可恃乃伐石區里之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功卽工大改作焉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朝至于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堨其下上而竭其中以儲衆材徵故牐夷坳泓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爲基下錯埴巨栗如列星貫以長松實以白石槩視其地無有所罅漏衡五十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爲門縱遜其南之三北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爲門容折其三以爲兩墉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爲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以附於防參分門縱間於北之二以爲門中夾樹石鑿以納縣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以爲鑿崇翼之外更爲石防以禦水之洄洑衝薄縱皆二百三十尺爰琢爰甃犬牙相入苴以白麻固以白膠磨礲剸磩關以勁鐵厓削砥平混如天成冠以飛梁偃如臥虹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大會羣屬宴於河上以落之工徒咸在旄倪四集酒舉樂作揮鍤決堨艤棹魚貫水平舟行伐鼓謹呼進退閒暇其稱侯之功頌侯之德雷動雲合且拜曰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天之休是役也以功計石工百六十人木工十人金工五人土工五人徒千四百二十人以材計木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八甓二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計鐵二萬五千五百麻二千三百石之灰三億三萬三百三十

有四。以石計粟十二百有五十。視他牐三之口。視舊倍之。其出於縣官者。鐵若麻木十之七。石五之一。粟五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不以煩民。此其大較也。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隘者辟之。壅者滌之。決者塞之。拔其藻荇。使舟無所底。禁其芻牧。使防有所固。隆其防而廣其阯。修其石之巖陁穿漏者。築其壤之疏惡者。延袤贏七百里。防之外增爲長堤。以閑暴漲。而河以安流。潛爲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種。又募民采馬藺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錮其潰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於陪尾。絕者通之。鬱者斯之。爲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三牐之署。以嚴官守。樹河泊龍君祠八。故都水少監馬之眞。兵部尚書李奥魯赤。中書斷事官忙速祠三。以迎休報勞。凡河之所經。命藏水以待暍者。種樹以待休者。遇流莩則男女異葬之。餓者爲粥以食之。死而藏。飢而活者歲數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於茲役也。侯亦勤且能矣。然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故人才得以自見。方世祖皇帝時。天清地甯。羣賢滿朝。少監馬公之徒。得以陳力載勞。垂功無窮者。慮之遠。擇之審。任之專也。向使侯竟代去。雖懷甚忠極智。無能究於其職。是亦侯所遇也。惟茲牐地最要役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爲最盛。故詳於是碑。以告後之人。侯名仁仲。河南人。辭曰。

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魯涉齊。以達京師。河渠既成。四海率從。萬世是資。朝颿夕檣。垂四十年。孰慢而隳。翼翼張侯。受命仁宗。號令風馳。徵上發徒。既滌既修。濟牐攸基。先雞而興。既星而休。觸冒炎曦。疾者槃之。死者槥之。奚有渴飢。拊循勞徠。信賞必罰。勿亟勿遲。十句之間。通濟於成。智罔或遺。

洋洋河流中有行舟若遵大逵舳艫相銜罔敢後先亦罔敢稽賢王才侯自北自南願盼嗟咨曰惟京師爲天下本本隆則固惟帝世祖既有南土河渠是務四方之供於千萬里如出跬步聖繼明承命官選材惟侯之遇昔者舟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歲不數萬今以億慮惟公乃明爲勇乃成惟廉則恕汶泗之會有藏其牖有菀其樹勳在國家名在天下永世是度

天華萬壽宮碑

唐貞元中吉州刺史閻侯隱於城東十五里大嶽山之夫容峯後傳以爲仙云其山世爲閻氏業子孫世爲郡人山高廣可十里俯覽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浮邱伯及其弟子王郭二人亦嘗往來其處及稱山中多光怪儵忽變化甚異延祐三年侯諸孫宏毅卽其地祠浮邱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廣殿大庭高門修廊皆合制度又割田廩有道之士以奉祠事明年郡人曾編修龔申爲請於元教大宗師命爲天華觀至順元年陞爲宮明年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師加天華萬壽宮并書其顏成謂君子作始宜其金石刻請爲刻辭按廬陵志侯名宋初隱夫容後得道山東南三十里之洞巖臨江玉笥山志又言承天宮西南十五里南障山葆光觀有吉州閻使君別墅後得道衡嶽學仙之人固茫忽不可知而戎昱集載送吉州閻使君入道詩此尤足徵者浮邱事見列仙傳天下高山絕境類有浮邱遺跡要不可詰然古之士君子負德行材藝不見用於世或著書立言以傳其道或躬耕採拾以樂其志或依託佛老以寄其跡若此者世多有之後世至有因之以爲富貴利達之途赫然與王公大人並馳爭先者侯之孫自壯歲抱其才遊京

師數被薦不合去最後受知集賢諸學士薦爲甘肅儒學副提舉又翩然歎曰卽見用以踰五望六之年馳數千里之地逐尺寸之祿智者不爲也曰天華吾故士吾將老焉其猶有乃祖之遺風與其辭曰瞻天華之巖巖兮前青牛而後元武乍蜿蜒而潛伏兮忽騫騰而軒翥丹霞爛其高兮白雲縞乎在下俯城郭之鱗次兮覽平源之膴膴香城鬱其在望兮乃匡仙之故居枕墨潭之黝澹兮大江淘而右趨步靈皋而造神澳兮固列仙之攸館浮邱旣厭世而高馳兮閭仙又擯余而不返召青鸞使駕輅兮俾鳳調笙抗交龍之雲旗夸仍析羽以爲旌冀神君之來降兮余將肅其並迎昔孔子之欲乘桴以浮海兮老聃亦度關而西遊知文武之不可以作兮道懷乎其冀留何盛世之孔明兮亦高蹈而遠引矧茲邑之鉅麗兮乃英賢之所蘊君子固難進而易退兮亦因時而顯隱神君旣有此靈宮兮曰高明而又爽塏山叢叢以四周兮繚青川之浼浼撫下人而顧懷兮歷千歲而猶未改起倚檻而浩歌兮將畢景而靡悔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宮碑

天下稱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廬曰閣皁曰玉笥玉笥又爲天下絕境按道書及圖志於洞天則太秀法樂於福地則郁木凡爲老氏之宮二爲觀二十有一而皆統於萬壽承天之宮宮在洞天之西三會峯之下玉澗之上云卽梅子眞隱處漢初覆箱之籠有觀曰玉梁言初爲觀時天降白玉梁因以爲名晉永嘉中徙號於此唐之季道士劉潛谷建老君院觀旁曹處明亦建精思院而王處士遂以觀爲靈寶院南唐保大中徙靈寶文質議合三院之田復爲玉梁觀劉傳陳紹規王傳丁守元姚文質曹傳宋懷德

汪希聲皆有道者號玉梁八祖宋大中祥符元年賜觀額曰承天宣和初陞爲宮宮之衆凡六千指爲友寮五十餘而唐宋之君數設金籙醮於此故玉笥之名震天下大觀庚寅宮灾各出建壇場以居寮之存者僅十有三靈寶之存曰超燕浩然水竹養眞老君曰仁智玉洞玉山壽玉精思曰清音清隱桐澗道沖雲菴建炎紹興之際管轄劉思齊知宮楊得清始復其宮何道沖何守死繼之宮日以修咸淳中管轄李允一之兄子三爲閤門宣贊舍人得幸上爲請以甲乙傳次從之入國朝至元二十六年詔加萬壽承天宮給五品章以允一爲本宮住持提點兼本路道錄與知宮謝景巽謀大新其宮以稱上賜景巽乃種樹積財以待之大德三年初作東西廡而允一舉劉壽翁周源深劉居敬何應仙等繼之皇慶二年壽翁源深建壽春閣主宰三官三殿延祐改元建三門及正紀堂鐘樓齋堂庖庫之屬至順二年居敬應仙建三清殿裒以鉅萬計居敬及李師周各以私錢五千緡倡之餘皆出諸宮中玉實仙等木惟棟材得巨楠株於郡人鄧守一餘皆取之謝景巽所手植之者於是棟宇之制金碧之飾象設之嚴莫不度越於前矣又增飯衆之田合新舊爲畝萬有奇而宮始大備君子曰大江之西雖有三大名山惟此山兼洞天福地之重峯有太白雲臺翠玉秦望之屬三十有三境有太清太一曜明白鶴之屬三十有九臺有東華赤松白雲之屬十有二谷有彤霞丹陽之屬五井有丹砂玉乳醴泉之屬十至若三溪八池七潭六源四塢二十四澗皆勝絕之處高攀天關深入地軸載之莫究其名窮之莫極其源雲雨所都雷電所家金芝靈草之所囿神龍異獸之所窟宅天鍾其英地儲其靈磅礴扶輿非遺世絕俗乘虛馭景之士不能徧睹也古今

隱居得道於此。計不可數。其幸知名者若秦孔邱明等十人。漢梅子眞梁杜曇永蕭子雲唐羅子房羅公遠謝修通劉道平宋沈麟毛得一李思廣之徒三十有八人。皆磊落奇傑世不常有。其不肯名於世者。不知其幾。且神禹大聖也。漢武英君也。言皆嘗應符受錄於此。使天下之人披圖忘聽游士談說。孰不延頸稽首。矯然如在弱水之外。信天下之絕境矣。而萬壽承天宮實統此山。不亦重乎。今宮庭之麗。大修以稱上賜。又足以稱此山。不亦美乎。然是宮也。興於漢盛於唐。燬於宋。雖復於南渡又二百餘年以至於今。始完且美。厥惟艱哉。爲之後者。當何如能繼也。今住持提點是宮者。通元沖素明遠法師。教門高士何君應仙也。宮之浩然堂。邵天麟念其修復之難。何劉以上諸老之勤。請文刻石。余與邵善。又嘗識何君。序已復係以詩。

大江之西洞庭東。三山鼎峙爭長雄。玉笥嵯峨與天通。千迴萬轉重復重。十人避秦入山中。池養十魚爲九龍。九人乘龍上虛空。赤帝飛入爲九嶷。四海照耀何烘隆。三疏不救莽賊凶。曹瞞欺天塞帝聰。玉梁白壹隨靈霩。壽春眞人抗靈蹤。玉壇佳氣長鬱葱。璇題翠羽開神宮。九霞照地光熊熊。急澗鳴玉相撞舂。羣峯四合如朝宗。承天萬年亮天功。太秀幽詭郁木同。重巖洞壑守鬼工。白猿夜嘷寶氣衝。我欲求之白雲封。金闕先生碧兩瞳。弟子文咏敬以恭。巢雲駕霧留飛蹤。元洲長史白玉容。八十二口來相從。一入不復世莫逢。忽而見之若發蒙。朱宮玉堂繡簾櫳。青童素女清而丰。桃花杏花相映紅。忽而不見空溟濛。或聞玲玲聲與鐘。或如金雞啼曉風。何劉沈謝數十公。道聲逸響猶颯颯。霓旌羽節何當降。霞之飄飄珮琅璆。

下與世人哀癘恫身爲風牧帝太鴻上佐皇羲播時雘還淳反朴服孝忠物不疵癘年穀豐氣醋飛上三會峯周覽四極摩蒼穹前有天柱如華嵩落日照作金夫容三峯遠出號赤松雲臺太白相橫縱羣玉金扇遠更濃峯相倚如驅蛩紫微高閣紫霞沖石橋金桂爭巃嵸長江外抱如白虹束以驚峽轟奔潨于今萬古聲淙淙百神歆集元氣融超凌蓬萊軼崆峒仙來不來我心忡山中有草名碧茸食之千歲賴如童我欲求之不可窮願佩含景從仙翁紫袍白馬來雨驟奪取神君一尺銅坐閱絕景忘春冬

勑賜漢昭烈帝廟碑

燕俗廟祀漢昭烈帝關將軍羽及秦蜀郡太守李冰同處昭烈關將軍皆涿人今州南十里樓桑村即昭烈故宅其祀昭烈羽宜以鄉里故冰在蜀堰江水以灌民田又鑿石爲五犀牛以厭水妖燕無洪河大川歲多暴水故涿之范陽禮智鄉有益者神巫王媼之子也媼爲巫餘五十年媼死益襲其業如媼之神遂合所得施與作昭烈帝及蜀太守廟於其里前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今中政院使哈剌帖木兒相以私錢若干而殿堂門廡象設器物之屬無不備元統元年九月十日爲請於上降香幣以落其成明年三月六日又言之奎章閣侍書學士沙剌班使奏命臣僕斯紀其事於石而上皆從之其不絕人爲善之略如此且天子固天下神民之主凡有功烈於民者宜不限以地使天下皆將尸而祝之以係其尚德慕義之心然臣聞有天地即有鬼神鬼神一陰陽也陽其神陰其鬼陽變而陰化一變一化鬼神之道著矣故傳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謂鬼神能禍福人者無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鬼神之機而善惡

之應皆人所自爲也雖古之巫覡禱禳祈禁亦因其人心所感而爲之應焉爾所禱非所感而能福人者無之故曰皆人所自爲也若昭烈續漢祚於既亡關羽不事賊操而委質劉氏李冰當秦之暴而拯民於溺至今人廟而祀之者豈非爲善之應耶亦其所自爲也神既以此而受福於千萬世其所以福人者豈肯異於其所受耶嗚呼陰陽也鬼神也極天下爲能變化者也福善禍淫而無所容其心人可不知所自爲者乎詩曰求福不回此之謂也臣既奉詔謹拜手稽首而著其說復爲之詩曰

坎坎兮伐鼓揚揚兮合舞神之來兮如雲神之去兮如雨神臨我民兮不知民望神兮恐神不來神不來兮心孔悲神之來兮民之依黃屋兮赤旂左諸葛兮右羽飛神在漢兮漢不衰漢雖衰兮神不遺神福我國兮踰漢盛時長戟兮丹轂堰江流兮灌平陸神在蜀兮秦之福禾黍芃芃兮妖孽伏神福我民兮如神在蜀涿鹿兮范陽神之合兮煌煌宜君宜臣兮祚靈長五風十雨兮均萬方廟孔碩兮薦苾芳神永世兮茲故鄉

雙節廟碑

皇帝元年江浙行省言漳州萬戶府知事闞文興死其君配王氏死其夫邦人既爲之立廟請加褒顯以慰邦人心以爲天下後世勸乃下吏部定封太常議謚而封闞文興爲英毅侯王氏爲貞烈夫人廟曰雙節之廟今右司郎中張侯士宏爲吏部侍郎時所力行也新安鄭玉復持張侯命請暴其事於麗牲之石闞文興不知何許人王氏金陵民間女至元十三年從萬戶賈將軍戍漳州十七年八月望劇賊陳釣眼

夜率衆爲亂殺招討傅伞及其一家官軍死者十八九闞文興力戰死其配王氏有美色爲賊所執逼汙之紿曰我不幸至此豈敢愛其身願收葬吾夫然後唯命賊義而許之得其夫亂屍中置積薪火之遂自躍火中幷燒死後十八年府始上其事連帥及部使者以達行省又九年行省始聞於朝下禮部議部請訪王氏族里旌其門閭收恤其宗親仍以其事付史館事下江浙求之六年無所得乃用漳守言表其故營曰烈女之坊然無及文興者又二十有一年士民之言不已以有今日之請嗚呼二人之死卓卓如此猶歷五十有四年始獲五等之封雙節之錫且必待張侯贊之人之伏巖藪沈下僚砥名礪操欲聞於天下不亦難乎況數十年之間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爲王氏止王氏信莫及已闞文興亦詎可少哉天下綰符杖節擁萬夫之衆鎮千里之地者不知其幾一旦四方有急天子之命未及于境已閉閤稱疾者有矣遂委兵而逃者有矣當是時變起倉卒使闞文興第守簿書期會之常負妻子踰垣而避之人亦孰得而議之而臨難忘身見危授命蒙兇威蹈白刃舊萬死不顧之勇死而不悔者何則禍亂作於前忠義激於內不暇擇地而死也至於王氏決死生於俄頃不辱其身烈丈夫有弗逮矣君子曰人皆死於危二人猶死於安皆有苟免之道而不爲也然江浙之請雖堅中書之命雖下微張侯英毅必不侯貞烈之封亦不及而闞之死其君王之死其夫亦豈欲求廟食冀褒寵邀譽於天下哉誠不忍棄君臣夫婦之義焉耳傳全閩門死難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不及者武臣死事國有常典云其辭曰

世道升降視綱與常綱常弗紊國乃吉昌佐佐闞侯夙佐戎幕睢矛伊戟而簿書攸托婉婉王姬來殯於

闕夙興夜寐惟警戒是鑒元有南土爰鎮於漳閩山巖巖以海爲疆謂國既平謂威德既加弗戒弗備而內生孽芽盜夜斫營侯亦戰死王姬不辱入火如水五十四年民請弗卻廟有新號而封有新爵載念厥初風教未立三綱如此命胡不集唯侯克齊而家而婦克配爾德生雖不融沒有遺則民心孔懷廟食孔宜式著列辭爲臣妾之規

吾讀吾書齋銘

惟皇降衷萬物備我或昏以迷或岐而左煌煌六籍如日麗天由之斯至睎之則賢而倀何之而思孔悲孰知予歸而有餘師伊予云遘蕭氏克有日就月將誰掖誰誘曰諺有之吾讀吾書亦既從政惟書之劬吾書伊何匪聖弗讀成己成物惟日不足於以名齋於以表志凡百君子尚迪弗替

孝友堂銘

孝首百行友列五常爲仁之本爲政之綱學由茲始行由此推善由茲長慶由此基是以孝友著乎詩書君子述之爲世之模不求父慈而責子孝不求弟恭而責兄友父無不是其責在子弟有不恭或自兄始子知盡孝敢望父慈兄知盡友弟恭敢期父無不慈弟無不恭惟孝惟友克誠於中一有弗誠必致怨尤日復一日化爲寇讎范則有匡雁則有行而況爲人敢不自強孝盡生慈友恭亦爾孝慈友恭百世之祉子復爲父子必紹之弟復爲兄弟必效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惟贛孫氏以克永世何以克之勝私窒欲家爲一人族爲一俗既貴弗驕既富有禮一家興仁里爲之美蘇子譜亭乃祖是敬子孫孝友鄂國是命

我作銘詩式篤爾慶神之聽之有永無竟

潭心齋銘

金溪洪君玉純其先府君號碧潭遂取翰林學士吳先生賦碧潭詩語名其齋曰潭心爲之銘曰

山下出泉混混其源流而爲川瀦而爲淵淵淵其淵潭潭其碧含星爲珠沈月爲璧其止非息其應不留溶溶而春湛湛而秋觀靜于動知靜之用用无不周若未嘗動觀動於靜知動之靜廓乎有容表裏交暎惟淵之深又名曰潭視潭之碧於彼潭心

思無邪齋銘

爲學至難莫微於思一出一入或公或私其思伊何曰誠而已思有弗誠毫釐千里其誠伊何恐懼戒愼莫顯乎微莫見乎隱暗室屋漏上帝是臨一動之微敢有弗欽誦詩三百一言以蔽曰思無邪乃義之至熊氏力行而以名齋俯仰周旋涵泳至涯大而化之堯舜執中勖哉思乎罔或弗恭

讀書處銘

古者讀書學之一事力行是務記誦其次苟非讀書孰稽古典讀而弗學去聖逾遠古之讀書於以明道今之讀書資以爲暴生皆厚也遷乃去之人不知學若之何其其書伊何易書詩禮春秋筆削日星垂紀秦漢以前傳注未立學必專門難學易入秦漢以後濂洛繼起著述紛紜易學難至學之而至匪由他人學而弗至何有於身其學伊何由蒙而聖灑掃應對窮理盡性毫釐靡間德乃日新一日復禮天下歸仁

羲皇之上。唐虞之際。若友其人。若共其治。勤之斯應。爲乃有功。三綱既立。五典克從。求之非艱。具在方册。行之非艱。中道勿畫。欲知詩書於此其處。趙氏行之。名齋其寓。既修於身。復齊其家。始施於邦。如玉磨瑕。好正嫉邪。崇本抑末。制財以寬用刑以活。擴而充之。儀於天朝。惟是正人。萬世之標。我作銘詩。以規以頌。凡厥讀書。勖哉體用。

忍恕堂銘

古之學者。有紀有倫。忍以定性。恕以求仁。惟忍伊何。存仁存禮。惟恕伊何。推人以己。忍爲恕用。恕爲忍基。凡忍之道。惟恕之思。忍不由恕。宿怨藏怒。惟忍而恕。無我無固。以聖而忍。耕稼陶漁。以賢而忍。九世同居。苟不思恕。亦豈克久。舜有大焉。爲孝之首。有美袁氏。兄弟怡怡。合堂以居。忍恕是師。我田我廬。先君之有。我兄我弟。先君之子。惟忍惟恕。惟德之實。子子孫孫。永保勿失。

方寸間銘

察日月於孤竹之竅。寄天地於秋毫之杪。萬物皆備。吾不知其多。一物不留。吾不見其少。是曰方寸間者。臨通衢。俯深沼。外有幽花芳草之植。內有圖書琴瑟之繞。容坐客十數而有餘。閱朝暮萬變而未了。吾方以爲大。人猶以爲小。是未能遊乎方寸之表也。

幽憂賦

士有甲與乙約爲昆弟者。乙之兄弗友於弟。誣甲與乙婦私以醜之。甲念乙爲名賢之後。且早負氣節。常

欲自殺以明無他。而母猶存。余傷其意。爲作幽憂賦。其詞曰。何駘蕩而蒙昧兮。余不佞而獨當。天幽玄而無睽兮。匪殺身而孰明。懷國恩而未酬兮。念余母之弗康。聊忍以苟生兮。庶或察於微茫。彼哲人之遺緒兮。相漠漠其猶有耿光。孰忠貞而罔後兮。孰耿介之弗昌。既託余以死生兮。又事余以兄。余既異於禽獸兮。其忍爲此不良。彼固衰薄而不足畏兮。乃不念厥祖之明明。惟棠棣之韡韡兮。或遠詩人之所歌。兄既弗友於弟兮。又嫉余以不阿。騁淫辭以爲鵠兮。稱飛文以爲羅。彼妬之口兮。曾僕辭之弗加。人獨何心兮。弗求其故而肯訛。謂蘭茝之幽貞兮。與蕭艾而同科。謂百鍊之金以爲柔兮。指美玉而爲瑕。乘機觝巇既不遺力兮。猶恐余顧而有他。余髮衰齒就落兮。計相存其幾何。託寸草于鄧之林兮。投纖鱗於巨海。謂杞梓之爲尤兮。妨鱣鮪之所匯。余詎知皦皦之爲病兮。孑孑之所罪。黯獨蒙此昏穢兮。雖夷齊其猶滓。豈昔壯而知自強兮。撫中歲而改度。匪哲人之孔明兮。孰能察夫余之故。苟哲人之莫余知兮。雖殺身其奚益。心怦怦而煩瞀兮。衷讒人之罔極。彼天地之廣大兮。固含垢而隱疾。豈松柏之受命兮。鬱紛糅乎枳棘。苟由中以來直兮。曾何情之弗獲。惟嫉媚以甘心兮。彌顛倒而狂惑。嗟余生之不類兮。懼此咎之無由。余既恥夫匹夫之爲諒兮。日與魑魅而爲仇。幸讒人之無怒兮。秪割德而衷修。余既內省以不疚兮。夫何懼而何憂。曰止謗以不辯兮。服先哲之攸訓。匪成言以自道兮。人將謂余以罔吝。聊抽毫以抒思兮。遡南風而解慍。上白日之昭昭兮。下黃泉之奔退。謂余言之苟無徵兮。願與春冰而澌盡。

天馬贊

皇帝御極之十年七月十八日。拂郎國獻天馬。身長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寸。廿有一日。勅臣周朗貌以爲圖。廿有三日。詔臣揭傒斯爲之贊。贊曰。

惟乾秉靈。惟房降精。有產西極。神駿難名。彼不敢有。重譯來庭。東踰月窟。梁雍是經。朝飲大河。河伯屏營。莫秣太華。神靈下迎。四踐寒暑。爰至上京。皇帝臨軒。使拜迎稱。臣拂郎國。邈限西溟。蒙化效貢。願歸聖明。皇帝謙讓。嘉爾遠誠。厚於亦墀。顧瞻莫矜。既稱其德。亦貌其形。高尺者六。修倍猶贏。邑應元武。足躡長庚。回眸電激。頓轡風生。卓犖權奇。虎視龍騰。按圖考式。夏氏足幷。周騄八駿。徐偃構兵。漢駕鼓車。炎劉中興。惟帝神聖。載籍有徵。光武是師。穆滿是懲。登崇俊良。共基太平。一進一退。爲國重輕。先人後物。萬國咸甯。

仙茅述

豫章之新建。黃堂隆道宮道士羅君大年。爲余言仙茅事甚異。其辭曰。昔晉之亂。有神人許旌陽者。出於豫章之境。西山之下。能以忠孝積功累行致仙道。師事諶母於丹陽之邑。黃堂之墟。母既授以道要。旌陽感之曰。吾必歲朝母。母曰。吾卽從此逝矣。去汝居南五十里。吾有飛茅在焉。汝能得茅處卽祠我。歲八月一至足矣。已而諶母果仙去。旌陽還得茅亦叢生。而地亦曰黃堂。卽建祠祠諶母。歲如期往朝之。旌陽尋亦仙去。其徒歲八月四日。具幢蓋儀衞鼓樂。奉旌陽像朝母。如旌陽存時以爲常。其後嗣其學者。擴其祠爲觀。復爲宮。至今行之不衰。茅在祠前。翦而復生。如揚州瓊華。不易其處。茅具六味。能致六養。鹹能養氣。辛能養筋。酸能養骨。滑能養胃。甘能養肉。人得茅煮而飲之。可以已疾癘。和榮衞。延年卻老。余家距祠百

里未嘗至其處然嘗得茅山而試之言不虛也夫茅山於易書詩禮春秋傳祭則以縮酒封則以藉立社之土以其物雖薄而用可重也未嘗言能神異如此世稱神仙道蹟奇詭荒誕不可深致詰者以千數而謎母特以茅山著稱其師弟子精誠之感不可揜如此夫古之言得仙者或以服食或以導引不食穀獨稱許旌陽以忠孝積功累行致仙道蓋足尚矣夫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貫金石亘古今而不泯者惟忠孝爲然況其師弟子之間乎然嗣其學守其壇場而無謎許師弟子之心則樵牧殘之牛羊踐之茅雖神能歷千歲而存哉因羅之舉舉有感於忠孝云者述以傳之作仙茅述至順三年秋七月日

靜虛解

閬中蒲瑛粹玉揭其齋靜虛自夜郎走書京師求予言作靜虛解惟靜爲能統天下之至動爲虛爲能容天下之至大至動天也至大地也非至動無以見靜之用非至大無以見虛之載惟靜虛衆理出焉萬物生焉故聖人則之君子學成於靜益受於虛非靜虛無以成君子況聖人乎惟聖人爲能合靜虛之體致靜虛之用故可以參天地贊化育非靜虛無以成聖人況天地乎惟天得虛而無不覆也惟地得靜而無不載也故能運行四時化生萬物而非靜虛無以爲天地故體莫大乎靜虛用莫大乎天地是以衆人法君子君子法聖人聖人法天地天地法靜虛靜虛至矣

楊楚經字說

余與臨江楊君信可友凡十餘年大德七年春遇於武昌居數月得子湘書以示余余嘉其年弱而志大

且甚好學也。遂許以女妻之。其年夏。與余入衡湘。冬俱還江西。爾後與信可亦時往還。而猶未識湘也。十年春。余訪信可彬溪上。出湘拜余。且求所以字之。余曰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問字。無乃太早計矣乎。信可曰。湘惟不得乎之言。以爲式之爲患。何早計之爲患。迺問所以名之義。信可曰。湘之生。余適還自湘。故以名。余曰。夫湘楚水之大者也。既大其始。可不求所以大其終乎。夫湘楚之經也。吾與若皆楚人也。可不求古人之志。行古人之道。以配湘之經。以大於楚乎。請字之曰楚。經。經者本也。本既舉矣。末有不從者乎。夫日月星辰。天之經也。長河大嶽。地之經也。五常三綱。人之經也。故天之經得。則日月軌。寒暑時。雨暘若。萬物以育。地之經得。則海不波。江安流。山出器。車河出馬。圖。人之經得。則家以和。邦以昌。祥瑞並至。而天地理矣。及夫亂也。悉反之。勗哉。經乎。苟聽是言也。有不配湘之經而大於楚者乎。信可聞而喜曰。卽吾子言。雖佐天子經邦理天下可也。況楚國乎。余曰未也。苟鼓浩蕩而不求其源。騖紛華而不典於學。雖欲經於一家。大於一鄉。且不得。況一國乎。況及天下乎。勗哉。楚。經。其三復是言也。

題昔剌使宋圖後

右國信副使昔剌使宋圖。及名臣賦咏一卷。以昔剌公奇偉如此。四杖節使宋。豈無一言可紀而敍其事者。但責宋不能講和。及槩構其奉使不辱而已。略不及其使事始末。大抵宋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況天方以數千年不能大混一之天下付之世祖皇帝。以主弱臣強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一隅之地哉。故宋戰亦亡。和

亦亡。況二者俱不能之耶。然非賈似道誤國失信。無以正皇元出師之號。非劉整之叛。無以周知渡江之謀。天也。整之謀亦非整之謀也。陳亮上孝宗封事。料敵之言也。整本制置使趙方麾下一小校耳。拔之行伍之中。用以爲將。方死語其子葵曰。劉整眞將才也。然汝不能用。我死汝必殺之。不殺。必爲國害。方死。葵不忍殺。竟以瀘州叛。元遂用其策以滅宋。亦天也。嗚呼。得人則興。失人則亡。古今同軌。可不鑒乎。若昔刺公之屢使不辱。郝文忠之終始不渝。偉哉。

題鄒福詩後

右鄒福詩七首。鄒福者。吾鄉田夫之子也。粗讀孝經論語。家貧與人傭耕。泰定元年。予居憂於家。其父遣從余給薪水之勞。然暇卽密自觀書。居五年。余攜至京師。會新天子入正大統。以文德治天下。明年春。開奎章閣。詳延儒雅。講論道德。置授經郎。以教勳舊大臣子弟之在左右者。以國子教授盧陵林希顏及余爲之。寅入而酉出。令福守舍。乃盡日閉門讀書習字。閒爲小詩。及暮則請可否於余。余或方倦欲休。或方讀書有會意處。或執筆爲文章。思方屬。必輟而告之。不使幾微見余懈怠意。遂以爲常。今年秋。遷承塾文。日簡靜无事。請問之時益富矣。余適墜馬在告。日臥齋閣中。福連有所作。皆可觀。因取其法度音節尤近者。得七首。爲書之。仍題其後。以志余喜。且以爲世之世臣大家學士大夫之子弟不知學者之勸。余在閣中時。福又從林希顏學國書。希顏亟稱其可教。其所得淺深。余不能知也。要亦好上者云爾。余數年於文事使令。蓋深得其助焉。因幷識於此。

龔先生碑

自周程朱張氏沒天下壹資其書以爲富貴利達孔孟之道闇然不明宋末科目極弊之餘用周程朱張氏之書以爲學皇元科目復興之後能用周程朱張之書以爲教吾郡南昌則有龔先生云先生沒九年其門人朱志学黃齊尹三以狀謁銘其始至也余以憂在告其再至也國方有大故三至而辭益悲志益勤得師弟子終始之道乃敍其槩而銘之先生諱日新字中孚五歲入小學十歲通進士業十五有能聲从胡氏純饒氏應中吳氏應期始去傷業由周程朱張氏之說以求達夫孔孟至元中以郡太守之招分教進賢日與邑賢士龔君煥講求孔孟之旨使知仁義爲重富貴利達爲輕而孔孟之道爲大邑人翕然師尊之先生八歲時大父成已以戶調督輸失期逮至邑潛往候之坐當笞從容進曰大父耋老家君適有采薪之憂幸少貸當代輸令大驚試以尚書禹貢盤庚諸篇誦說如注令禮而免之父鈞嘗得暴疾氣已絕咸謂宜遷正寢先生曰必三日乃可時時手注善藥口中翼日忽自蘇又十二年而終婦翁袁大夫漸治宜黃有殺人之舅誣其甥而已證之者先生至邑廉得情白而止之咸淳初度宗潛邸恩試京師謁陳尚書宜中坐頃賈似道至起避旁舍中賓退尚書曰能一詣此人否對曰不能尚書嗟嘆久之咸淳癸酉復興計偕而國亡矣吳先生疾甚日往問焉其沒也无以爲衰已葬焉其教人也諄諄不倦不達不止嗚呼先生遠矣今之誦周程朱張氏之言者皆是也而先生遠矣沒之日實至治二年八月五日以某年月日葬於其夫人某氏子男三以莊立信太初莊早世孫男五名與寶侍郎禹鈞之子同而亡其侃銘曰

道行以天行道以人萬變盪摩忽而緇磷惟君子人內正外眞彼德於天吾有吾身窮達一揆尊尊親親邈矣先生勒此貞珉

嚴先生碑

世有朴山易說十四卷宋末吉之太和嚴先生肅所著也咸淳中江丞相萬里馬丞相廷鸞皆好其書爲獻之天子徵爲祕書省校勘宋亡之歲三月二十有五日亦以疾亡皇慶初余在京師識其曾孫有開有材藝有德行問其世則曰吾之先馮翊人也唐之季祖實爲江淮轉運判官遭亂不能歸留居廣陵子可求事淮南吳王爲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子續又事江南李主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是爲懿公遷金陵亂孫美舉家南竄至太和家焉遂爲太和嚴氏自懿公後始去干戈事文學自祕書郎常州推官震始登宋慶歷壬午進士第迄宋亡爲世科之家又一十有八年余在奎章閣遺余書曰昔者嘗獲與子詳吾世家于京惟大父續學篤行著書立言以惠我後人而墓道之石未列所刻辭敢請按先生字子方曾大父諱先道朝奉郎通判潮州庶元之弟也官保義郎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大父諱知古父諱起予娶段氏子男二曰讓父用父孫男四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壽六十六葬在縣南□□鄉隆福山之原夫易之道深遠矣世之言易者至衆矣嚴氏之書最晚出致使名宰相獻之天子藏之祕府固有以得聖人之心乎嚴氏兩世相霸國而轉徙喪亂曾无甯歲積十有餘世乃得先生以四聖人之心竭四十年之力其書不與國俱盡宜哉先生之被徵召也到官數月卽自免去曰吾豈以六十之年而不知其所止乎易曰介於

石不終曰貞吉言知幾矣銘曰
經之全唯易然言之難公得焉子若孫尚永傳

樂邱碑

余嘗讀老聃氏書至長生久視之說曰此世所謂神仙者非耶又有能以術役鬼神召雷電禱雨暘已疾癘亦曰出老聃氏老聃氏果何道哉廬陵高敏則君者博達深識之士也有所善頤浩先生頤浩先生者郡之安福人也名同寅字惟寅姓陳氏宋咸淳中棄家入清眞觀爲道士至國朝天下郡縣置道官又置南北道教所以領之其教所號之曰明素葆眞大師教門高士以爲郡道錄卽爲之不辭歷住沖虛觀梅峯道院所至禱雨暘已疾癘崇棟宇辟土田至於起居飲食莫不與人同也然今年八十矣顏如春花步履飄飄然綽如四五十人又善爲歌詩一字不作俗下語不知何道以致之及察其所讀書皆老聃氏書也觀行事皆非老聃氏所嘗言者豈守其眞而溷其迹耶高敏則君又嘗聞其言曰天地果無終乎則蠁蠁乎莽莽之野者何爲而有之天地果有終乎則炳而爲日月星辰峙而爲山嶽流而爲河海何爲而莫之易也故聖人能其所無終而不能存其所有終衆人常欲存其所有終而不能存其所無終彼蠁蠁者吾獨且柰何哉今求吾之道者曰老聃氏也求吾之行者曰老聃氏也彼烏知老聃氏者天地存與存天地終與終天地而有不終者存焉彼又烏知老聃吾方且爲樂邱以待天地之終也聞有揭子者能言孰爲我使志之高敏則君以告乃爲之志而歌曰

猗頤浩兮。不與我好兮。而使余告兮。猗頤浩兮。不與我期兮。而謂余知兮。天地廓廓。不可以度。日月爍爍。不可以約。吾非老聃。安能志斯邱之藥。

大元勅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

元統元年十有一月月幾望。奎章閣承制學士臣沙剌班。名臣傒斯至學士院。傳詔命臣撰故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別勑新南臺治書侍御史臣巙巙書其文。翰林學士承旨臣師敬篆其額。臣竊謂自太祖皇帝應天啓運。其將相大臣。父子孫曾。傳百數十年稱名臣者數十人。或撫旌杖節。出謀發慮。佐定海宇。或安危靖亂。行政施化。藩屏國家於外。或獻可替否。拾遺補過。匡輔政理於內。功不絕於信史。名不染於罪籍。天下庸人婦女。皆能稱說者。唯董氏而已。以臣傒斯。疲備載述。與有榮耀。故不敢伏闕辭讓。謹按。公諱守中。字子平。世爲眞定藁城人。曾大父龍虎衞上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諱俊。大父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贈瑞卿。諱文忠。龍虎公第八子。上自天子。皆以第稱。父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諱士珍。公始入太學。簡知世祖。召問時政。條對詳敏。如素習吏事者。命之仕則辭。年二十二。乃以世門補內供奉。歷尚服院懷慶路判官。河南行省理問。典瑞丞。僉典瑞院事。集賢侍讀學士。浙東廉訪使。河南湖廣參知政事。漢中河南湖北廉訪使。累階正奉大夫。公入官幾四十年。最其在官才十有二年。以母喪去。供奉閒居十有七年。以尚服院罷解判官。閑居一年以上。怒有司左遷。公止懷慶之行。閑居三年。以父憂。不果赴理問。及辭典瑞丞。終制二年。以弟守庸爲御史。舍浙東。以疾奔湖北。皆閒居二年。遂以至

順四年六月朔年六十一薨於家自同大父以下親無不在傍者薨九日葬邑西九門先塋贈某官公之居家與夫人事父母盡其孝遇宗族鄉黨賓客盡其禮馭臧獲盡其恩諸弟妹婚嫁皆取具夫人奩中之資父之澤則以讓其弟大父之澤則以讓其叔父諸子女無適庶視之如一公之居官潮塗揚州金沙河舟楫不通豪民恐奪兩河地數賄有司勿濬有司亦因以爲利及公爲河南竟濬之河北飢部使者下令盡逐流民之南渡者北歸公盡止而濟之其在湖廣宋以馮文簡公故宅爲貢士院在洪山寺傍及宋亡寺毀屋仆碑而有其地公復取以爲貢院江西歲給蒙山銀冶糧四萬餘石輸銀三萬五千兩與國龍閘諸山亦多產銀有請包辦蒙山銀者公曰此姦利之民也斥之公方留妻子於鄂起漢中過洛當國家中興行省大臣留參軍事肅清郡邑以迓新天子多用公計策獨不聽諫止孛羅守潼關關果不守騷動三晉及新天子至召賜白金百兩以爲河南廉訪使帥師守武關迄亂定無一人敢窺關者明年天下大飢武昌羣豪控諸米商閉糴以徼大利城中斗米至萬錢公適至杖其黨與七十餘人米大賤又檄貢士莊錢入學養士恐以飢廢講刻朱文公戊申封事於南陽書院使學者知格君之道有司受賕聽民誣父妾負財逃妾實與爭溺水死公正有司及誣者罪惟公平生於朝廷无干進之牘於權門絕私謁之迹又不幸年止中壽故上不能盡公之用下不自竭其志竟如是而止悲哉然臣嘗待罪國史伏讀太祖以來實錄及觀董氏家傳朝野所紀載詢諸典刑故老董氏之先南征北伐未嘗妄殺一人妄施一政天下初定諸將並解兵柄唯董氏不許以僉樞公寄天子腹心居中者四十年才四遷其官觀公進退可謂無忝迺

祖矣。公夫人名臣翰林學士承旨王文康公鬷之孫。翰林直學士之綱之女。勤儉懿愛。德爲九族師。封隴西郡夫人。生三男子。一女子。男錯鉉鈗也。姬子女各一人。男錡。錯由武備庫使五遷而僉羣玉內司事。廉直貞亮。爲英宗文宗所知。及鉉之篤行鈗之好學。錡之修謹。皆能守祖父之訓。爲孝子慈孫。龍虎公累贈推忠翊運效節功臣。太傅謚忠烈。僉樞累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謚正獻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太傅謚清獻。階並開府儀同三司。勳皆上柱國。爵皆趙國公。銘曰。

天啓有國。篤生賢哲。董氏數世。終始一節。人謂董氏。獨保天秩。匪天私董。唯以不殺。如漢鄭留。佐命與劉。有畀必賢。有謀必酬。惟滿溢是戒。惟清靜是修。又如西平。在唐之造。功則讓能。過則引咎。惟善是與。惟德是懋。而子而孫。牢游天下。王公令僕。方爲並駕。人惟好德。如春在物。生生靡窮。莫之能遏。豈彼驕陽。烜灼歊蒸。斂兮凜秋。爲寒爲冰。矧茲董公。翼翼其承。惟祖考是訓。惟德義是經。進退用舍。與時偕行。而用不盡材。壽不侔德。而公之嗇。而後之益。隱卒豐終。爲天子之公。厚本濬源。惟子孫之恭。臣拜稽首。式揚休風。以示趙人。以篤世忠。

趙功可墓誌銘

余讀太史公書。至倉公扁鵲傳。歎曰。功之及人深矣。然其子孫無傳焉。及觀歐陽先生守道所爲天和老人碑。累千數百言。與龐安常並稱。且曰。子若孫皆進於學。其門戶將大乂。歎曰。子孫之大也。其必由學乎。天和姓趙氏。其始祖三衢人。從趙清獻公官贛上。至廬陵家焉。三世至榮道。盡讓田廬兄弟而自立。榮道

生慶善。慶善生鶚。飛是爲天和博學善爲文章。有盛德。著書百二十六卷。生四子。惠、愿、懿、日章。日章從老氏學。惠生宋永、宋強。愿生宋文懿、宋庠、宋安、宋永。字儀可。宋安字功可。以文章齊名。號二趙先生。儀可嘗三貢于鄉。又入太學。充博士弟子員。宋強亦登進士第。爲韶州仁化簿。尉卒。功可雖不及貢。他人得其文輒與貢。使宋不亡。儀可必不止太學。功可必貢且第。及科舉復。則皆老矣。儀可壽沒。功可喪明。然儀可之文播天下。功可謹自晦。猶爲人所尊尚。稱鄉先生。泰定三年十有二月乙未。功可亦歿。明年秋八月。其孤靖。衰絰走門。泣且拜曰。我大父則歐陽先生銘其墓。而文丞相題其蓋。我伯父則翰林學士承旨程公銘其墓。而翰林學士承旨趙公書其碑。惟先人之葬。願併以累子。噫。余敢抗諸老哉。然獲知功可。今二十七年矣。其得辭君生七歲而孤。服除而母嫁。大父鞠而教之。警敏絕人。貫穿諸經。羅絡百家。而爲人溫厚純慤。和而不同。爲文疏達雅粹。豐而能約。其教人也。本之以不欺。繼之以不倦。故從之游者。皆賢子弟。其兄死。諸孤子立。皆與教育而婚嫁之。而見之未嘗不以禮。晚歲樓於屋之西偏。揭曰吾美蓋感其平生淪落不偶。晚得安享太平。无去國懷鄉之憂。而自幸也。自是賦詩飲酒。無日不在茲樓矣。及其沒也。飲酒三日。无疾而沒。年八十一。娶胡氏。子男三人。初遠靖。初客南海二十年。父死不及歸。遠爲新會縣教官。卒。凡喪紀爲靖而已。女一人。適張。元孫男六。宜簡宜晦宜遜宜立宜和宜爾。女一人。曾孫男女各一人。將以閏月二十日葬所居之趙山。嗚呼。功可已矣。余觀靖之爲人。簡慤嚴重。且其爲文甚類其父。諸子又類歐陽先生。所謂大者其在茲乎。儀可後易名文。家復有神氛之事云。銘曰。

趙昔有甑大比則鳴。伯也三應。叔聖弗靈。甑既墮矣。天開季朝。昔視爲祥。今視爲妖。溫溫君子。弗究以老。藹藹令德。無忝祖考。嗟爾振振。曰子曰孫。念爾祖考。允大爾門。

奔清甫墓誌銘

安成有士而隱於醫者。曰奔氏。諱清甫。生宋寶祐間。九歲而孤。即強學自愛。視取高科都美官如指掌。積勤十二年。而國亡科舉廢。又連遭大喪。征徭風火。巨室瓦解。乃盡棄其田畴。取神農黃帝之書。日夜讀之。心通理解。天授神設。以之察脈視疾。論生死虛實寒熱。雖世業鮮能過之。四方無貴賤富貧。求者如歸市。遂以名醫聞。自是聲日起。家日裕。而无椎剝糜濁之憂。天下立醫學置吏。多勸君爲之者。君不應。然學校每賴君以爲重。君平居孝友。凡見父之執。母之族。必敬之如父母。兄深甫貧。事其兄如父。事其嫂如母。撫其子如子。從父仲龍。老而无家。養之終身。兄及從父沒。又以禮葬之。從妹之夫劉才英溺死。二孤煢然。君爲經紀其家。同居子姪有他適。必謹視其私。雖大家使各得其所。見故家子弟窮孤淪落。旁皇無所歸。或館之。或食之。或衣之。曰。此名家之子也。人以橫逆相加。未嘗難焉。惟讀書老不釋卷。多所編校。及科舉復而老矣。泰定三年七月得疾。手課程文一通授其子。沐浴衣冠。語衆曰。後三日夜半。吾當死。及期而沒。年七十二。將以沒之明年九月庚申。葬郭北順安鄉印山之原。孤元凱。命其子中泠以書謁銘。君之先汴人。七世祖仕能事宋徽宗爲侍御。靖康之亂。从隆祐太后南幸至安成家焉。仕能生□甫。甫成甫生逸。孝宗時舉直言極諫科。逸生成節。即子英子英生普州安居尉士同。士同生志學。是爲君之父。君三娶皆劉氏。子

男三元方、元凱、元中。元方本趙氏子。从母歸奔。故冒奔氏。與元中世醫學。惟元凱業儒。文多奇。女三。長適鄉貢進士劉辰發之子尚賓。次許適倪剛大。孫男五。長中泠。業進士有聲。餘方向學。女二。惟君少孤。能勇自樹立。既食於醫。能爲善不倦。又力以詩書教子孫。沒猶不忘以進士業勵其後。且其明足以知死生之故。有合於君子之道。宜得銘。銘曰。

猗民之生。汩汩營營。爲之禮樂。以防其情。爲之藥石。以和其形。民猶蚩蚩。弗念厥生。故善爲政者。不失其經。善爲方者。不爽其平。惟目保其眞。嗟嗟奔鄉子孫其興。

處士楊君墓誌銘

豫章先生熊氏。以六經教授東湖之上。燕晉齊魯關陝之士。皆不遠數千里受業門下。去卽掇高科。都顯官。立盛名。至有閉戶窮經。甘白首而不屈者。郡人楊綬。尤獨嶄然羣弟子中。其讀書務求大意。不棘棘章句。其爲文鉤元抉奧。非博學識字不能讀。然反覆沈思。固將就平易而未及者。其力行敦六行。明五教。邪說不能亂。世好不能惑。恒居無雜言。盛暑心冠帶。與人交必敬。爲人謀必忠。不以利害枉其道。不以毀譽屈其志。三試進士三見黜。不易其所好。熊先生深愛之。同學亦皆以爲不能。及熊先生沒。常忽忽不自聊。然益奮於學。有一日千里之勢。至順二年四月二十日。年三十八。竟以疾卒。君子莫不傷之。且曰。使不死。我輩皆當出其下。明年夏。其孤某。年月日葬於某。以狀介父之執。至京師請銘。按楊氏其先閩世家。五世祖顯壽。徙豫章。遂爲南昌辟邪里人。顯壽生文質。文質生炳及聞慶。已未進士撫州金谿主簿會龍。炳無

子以會龍次子惟善爲之後。娶信州鉛山主簿胡庭桂女。生君。君字宗敬。蚤孤。能服勤母教。又得明師友以成之。故所至有過人者。惟人之生也。命之修短懸於天。學之成否係乎人。是以君子之學。常恐志未畢而年不待也。孜孜勉勉。死卽已矣。若楊君者。不亦深可哀耶。君娶揭氏。生二子。成允、成彥。二女尚幼。銘曰。楩柟豫章爲棟梁兮。璆琳琅玕爲珪璋兮。才而短折君子之傷兮。

何先生墓誌銘

至順二年夏。詔以集賢大學士全公嶽柱平章江西行省事。秋具書幣。遣使紳撫州太守。卽隱所聘孫先生轍。何先生中。而孫不起。何先生旣至。以爲龍興郡學東湖宗濂二書院賓師。明年春。與其子渡江遊西山。主丁氏。夏六月二十有三日。以疾卒丁氏。爲具棺斂。命其子爲位受弔。諸大夫士皆會哭。後三日。子成孫奉柩以歸。明年十月十有三日。葬邑之青原。妣夫人唐氏之兆。其門人李庸以狀至京師。請銘於先生所與遊者揭傒斯曰。何先生海內故人。執論譔之事而相知深者惟子。舍子无宜銘者。噫。余以兄事之者蓋三十餘年矣。余不銘。誰宜銘。先生諱中。字太虛。一字養正。世爲撫州樂安宦族。曾祖諱說伯。祖諱夢龍。父諱天聲。登宋咸淳辛未進士第。官至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以才略與伯兄兵部郎中時齊名。文丞相建都督府。皆置幕下。先生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天下載籍。靡不貫穿。藏書萬卷。皆手自讎校。廣平程公鉅夫、清河元公明善、負天下知人之鑑。皆器遇之。至大初。二公及抑城姚公燧、東平王公構。皆在朝。遂北入京師。以文章自通。會諸權臣用事。內外翕翕。居兩月。天大雪。竟不別而去。歸與諸門弟子講易書詩春秋。

大江之西周郡吳先生澄號天下儒宗又爲中表兄然每推讓不敢置弟子列積所著書曰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二卷通書問一卷讀補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校六書故三十二卷知非堂稾十卷支頤錄二卷薊邱述遊錄一卷其門人潘懋彙刻之先生之學可謂宏肆深博矣然生世六十有八年連蹇愁悴者十八九書幣一入谷而客死三百里外不知天之恝然於斯人者獨何哉豈其多學善著書亦天之所忌耶此固窮士之所自託者吾不知其何故先生娶陳氏有三男子曰長孫在孫成孫四女嫁士族孫男一銘曰

夫容之高吾其跂而鼇溪之深吾其厲而先生之沒曷其起而

靖逸處士熊公墓誌銘

集賢所號靖逸處士熊公豫章豐城善源里人也諱召子字南翁少豫章先生朋來十二歲先生世與公連墻以居後家郡中先生每歸里必舍公所公至郡中必舍先生所兄弟自爲知己公博覽載籍好論古今事如生其時性抗直辯是非枉直如別白黑雖大官豪吏一語失度即面折語琅琅不少衰然卒如公言人有言論失實舉措無節於名義或有所闕必詬辱之人亦莫之敢怨退自悔艾而已蓋皆出乎正也故鄉之人依之以爲安視之以爲去就雖紛爭辨訟可一言而解公早以儉勤起家而以儉勤終身不少易其常後至元五年十有一月十六日卒年八十三將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富城鄉交陽之原其諸孫請銘謹系之曰曾大父諱海大父諱英父諱城孫娶雷氏生子男二雅先十九年死盜京先五年以疾卒女

二長適范希瓌。次適范世隆。繼黃氏。孫男三。克愛績嗣祖。克愛蚤世無子。以嗣祖子爲之後。女六。曾孫男二。長卽嗣祖子。次普福。女二。元孫男一。長壽。公之葬穴。與子京先同其兆云。嗚呼。余與公居相鄰。世相好。情義之相與。殊未有過於吾二家者。然自余竊祿於朝。不相見者動十餘歲。余間每一書還。公必杖策詣門訪出處。余書中亦往往問公安否。蓋跡雖疏而情則至親也。又聞余未還時。公數向人言。吾第得與揭曼碩一見而死。吾不恨矣。吾當忍死待之。及余還。卽買羊載酒。躬相慶勞。其喜見顏色。猶親子姪。不知余之不肖。何能得此於公也。其亦以先世之故與。公未沒前一日。余猶及坐公榻前。相與劇論當世事。不知竟爲永訣也。悲夫。銘曰。

鬱交陽兮窈深。結重雲兮愁陰。望君子兮不見。渺千古兮傷心。傷心兮何極。鄉誰歸兮里誰式。孫既子兮子又孫。承庶澤兮其無斁。

劉先生墓誌銘

吉之永新儒師劉先生。諱友益。字益友。是爲清江公非先生九世孫。曾祖諱宗信。父諱綷世。以家學爲邑人師。父剛嚴介特。獨立无朋。而以先生爲之子。故少與物忤。先生少好學。貧不能得書。從里之多書者借而讀之。朝借暮易。暮借朝易。窮晝夜讀不絕聲。過日輒記。間爲人傭書。以給膏火。父母憐而禁止之。乃掃別室。幂窗戶。竟夕危坐默誦。如是數年。貫穿六經。包羅百氏。至天文地志律歷象數。山川聯絡。郡縣廢置。皆可指畫而談。毫髮無遺也。宋之亡。鄉里豪猾並起爲亂。與伯兄眞長。從弟人瞳。皆遇害。先生絕而復蘇。

飢困踰年乃卜築高山之間鍵門著書不與世接以聖人之志莫大於春秋繼春秋之迹莫尚於通鑑綱目凡司馬氏宜書而未書者朱子書之宜正而未正者朱子正之恐朱子之意不白於天下後世乃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蓋歷三十年而後成天歷中邑進士馮君翼翁傳其書至京師國子先生得之大驚曰昔者王道衰而春秋作春秋隱而綱目興書法不作綱目之義又將微矣故聖賢之述作雖殊所以扶天綱立人極一也遂錄副在官俾六館諸生傳習之至順三年三月三日昧爽先生疾作猶正衣冠危坐至午而卒年八十五以某月日葬邑之禾山鄉大豐之原娶陳氏繼段氏子男三矩衡節皆克紹先業孫男十曾孫男一又明年夏馮君調官京師矩具狀介以請銘馮君曰先生外和而內則外通而內介言簡而要不迂闊於事其誨人也諄諄善誘白鬚丹頰神情蕭然眞有道者嗚呼若先生者苟見於用當何如哉銘曰

百閨之木不爲斧柯蹄涔之水不爲江河元有天下先生在野先生在野志在天下百世之上先生此心百世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

劉福墓誌銘

盧陵劉福字孟介五歲好學日記千言不知有童子之樂父母每憐之十歲聞科舉行卽大喜亡晝夜廢寢食蒐獵經史旁入捷出務爲無所不知聞有學出己上便往與交聞有大人先生便往質其所疑祁寒極暑不懈人亦莫不樂告之以道然一資以爲進士之文如是數年學大進雖宿學有弗逮又限以年不

得試有司或曰今天下州郡以國書設教官可得遂因言者求之三年而後得然卒不好數數語人曰吾不能取一第爲父母榮不數爲人聞有以進士及第者輒俛首終日食則歎寢則嘆語父母曉之百端終不釋或又曰子欲爲其可隱年以卽事世若此多不可數乃瞋目訶曰子教我以欺君耶去然快快日益甚父母及其從父皆以爲憂鄉先達劉嶽申彭士奇羅曾深愛之亦皆以爲憂未幾果得疾疾且革猶手不釋卷未嘗就牀第泰定三年十有二月八日嘔血死將死歎曰吾生不在科舉後沒不在科舉前命也然世必有知我者銘我得銘吾不恨矣言絕而沒年二十四明年夏余至廬陵其父及其從父偕其友同以銘請嗟夫忍不銘哉惟古者士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而教之必時故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又曰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因其時順其氣協之以陰陽動靜之道和之以藏修遊息之節以成其學由司徒大樂正以登於天子而爵祿之故人无夭札而器可閎也今也教之不以時學之不由序及爲之選舉又限之以年使才者銳進恒鬱而不信愚者媮慢得以玩歲愒時此劉孟介至於嘔血而死也雖命焉其志有足悲者乃志而銘之曾祖紹明祖惠可父國瑞母曠氏娶歐陽氏無子女一人方七歲以沒之明日葬里西溪之上太平原銘曰

名不建兮心不摧身不待兮時不來吾銘汝兮吁可哀

勝國文章首稱虞揭氏。而獨虞文板刻盛行。吾家所藏。亦惟有虞文揭詩。若揭文則未之見也。今文粹若干首。近得之南京刑部郎中張君節之。蓋太師楊文貞公所選定云。案牘之餘。躬爲校勘。爰用餐錢刻置廣州府學。與四方學者共之。若其治行之高。文章之美。詳見元史本傳。此不復論。

天順五年三月望。平湖沈琮識。

元史列傳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爲師友。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間。稍出游湘漢湖南帥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夫盧摯先後爲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延祐初。鉅夫摯列薦於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謄吏牘爾。升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遷國子助教。復留爲應奉。南歸省母。旋復召還。傒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嫻習。集賢學士王約。謂與傒斯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當無施不可。天歷初。開奎章閣。首擢爲授經郎。以教勳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曼碩。間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富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爲募淘金戶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司遽責民之受投於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中書因傒斯言。遂蠲其征。民賴以甦。富州人至今德之。與修經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憲典讀之。顧謂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文宗崩而止。元統初。詔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辯識以授之。遷翰林待制。陞集賢學士階中順

大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集賢下國子監。監下博士吏。文淹稽動踰累月。僕斯請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祠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還時。秦王伯顏當國。屢促其還。僕斯引疾固辭。既而天子親擢爲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卽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再陞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中奉大夫。時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獨僕斯進四等。轉九階。蓋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臣。故微辭奧義。必屬僕斯討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天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賜。至正三年。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於潞南。辭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宮賜白金亦如之。求去不許。命丞相脫脫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僕斯曰。使揭僕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於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僕斯曰。儲材爲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僕斯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僕斯持之益力。丞相雖稱其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詔修遼金宋三史。僕斯與總裁官丞相問修史何以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辯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四年遼史成。有旨奬諭。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僕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

寒疾七日卒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錫宴史局以傒斯故改宴日使者以聞帝爲嗟悼賜楮幣萬緡仍給驛舟護送其喪歸江南六年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曰文安有勳爵而無官階者有司失之也傒斯少處窮約事親叔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於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者則尤不曲爲之揜覆也爲文章敍事嚴整語簡而當詩亦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册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爲榮云

右揭文安公文粹二卷。元揭傒斯撰。按傒斯事蹟。具見元史本傳。原附錄卷首。今仍之。有元一代詩人。以虞楊范揭齊稱。就文而論。恐楊范瞠乎其後。楊維楨竹枝詞序云。揭曼碩文章居虞之次。如歐之有蘇曾。似宜兼詩文而論者也。全集十四卷。四庫提要已著錄。而流傳絕少。豈果遜於道園學古錄乎。提要稱曼碩文敍事嚴整。語簡而當。一時推爲鉅製。今讀茲編。固不僅窺豹一斑。似尤愈於其詩。更不容以三日新婦相誚。又史言許衡卒。詔歐陽元撰神道碑。吳澄卒。詔曼碩撰神道碑。又提要稱集乃門人錫喇布哈所編。第九卷有送錫元普序。卽其人也。云云。殆均非苟作者。而皆未及甄錄。則其持擇者精矣。內如增城三皇廟記。則可以證元時祀典之失。劉福墓誌銘。可以證元時科場條例之繆。至如張魏公生平。自南宋迄今。痛詆之者殆不可枚舉。以行狀爲朱子所作。其子爲南軒回護之者。又不遺餘力。今讀題昔剌使宋圖後云。宋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曼碩元人也。而魏公之論定矣。詩刻於潘德畬方伯海山仙館叢書。茲舊藏文粹鈔本。楊文貞選定。沈琮跋稱。曾刻置廣州府學者。原無卷數。釐爲二卷。特重梓焉。提要附存目所稱遺文一卷。爲宜黃劉肇虞所輯者。凡九篇。殆另一書也。咸豐辛亥長至後十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揭文安公文粹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揭傒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